

導報 建國

期二第 · 卷二第

時事短評

香港問題之一

香港問題之二

越南獨立革命

中國的政治出路

怎樣管制戰敗的日本

戰後通貨問題

西南邊民之文字

談談學術風氣

日本投降前後重要文獻

星空(雜感)

借傘(短篇小說)

養齋隨筆

黃劍珠女士詩集序

黃劍珠女士詩集題詞

丁乙

一大

百

黃天石

張鳳岐

梁道明

葛綬卿

虞慕陶

資料室

王視

丁乙

養齋

楊雲史

李培天

民國三十三年

藏書館圖書室

六月六日出版

雲南省合作金庫

業務要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信託

通匯地點

省內：

洱源	祿勸	姚安	彌勒
祥雲	曲溪	路南	武定
宜良	羅次	大姚	元謀
曲靖	嵩明	尋甸	廣通
鶴慶	鄧川	永勝	賓川
蒙化	玉溪	順寧	開遠
易門	昭通	雲龍	保山
麗江	緬寧	呈貢	文山
甯洱			

庫址：昆明明市護國路 電話掛號：二〇一五 四一〇五 六六五

和成銀行

昆明分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通匯地點

重慶，成都，上海，西昌，會理
 康定，雅安，樂山，南充，遂寧
 合川，閬中，涪陵，瀘縣，資中
 貴陽，江北，宜賓，屯溪，長沙
 衡陽，柳州，下關，三台，廣
 元。得勝場，磁器口，魚洞溪，
 化龍橋，沙坪壩

地址：昆明市寶善街一九〇號

電話：二二七三號 二二七四號

時事短評

香港問題之一

香港應否收回？政府發言決不願意接收；民間則意見不一。香港問題，就歷史與地理的關係研究，可分三點。第一：香港面積甚小，一說三十二方哩，一說僅二十九方哩。在第二次美日的戰爭中已證明絕無軍事上的價值，只是一個商港而已。查一八四二年江寧條約，香港為割讓地，清廷昏庸，已立契永遠斷送。如果派兵接收，在中英邦交的現階段，不應造成破裂。我們贊同政府的主張，表示我國的守信諾，重道義。第二：香港問題，不單是香港問題，更牽涉到九龍問題。九龍的租借地，分舊界與新界。舊界的條約訂於一八六〇年，清廷把九龍司地方區，立批承租，歸英屬香港界內。這簡直是永遠斷契。第三：舊界的承租，既不合理。新界條約締結於一八九八年，租期延長到國際法上的最高限度九十九年。現在租期計算，已歷四十七年。關於水面的界限，定為「各海灣水盡見岸之處」，尤屬滑稽而豈有此理！我們對於經已斷送的香港，姑置不談，但是對於九龍方面的不平條約，有權利要求廢止，最低限度，必須來一次合理的修正。政府不應該馬虎了事！

(丁乙)

香港問題之二

香港的繁榮，是華人汗血創造出來的。就人口比例，華人居百分之九千以上，華人應該有一般市民所應享的權利。但是殖民地政府對華人是已經給與了這些權利？相反地，有許多傳統的種族觀念的歧視，使中英兩民族間的情感交流依然割著一道鴻溝。舉例說：香港山頂不准華人蓋房子。若干年前港中名律師羅君曾提出質問，據港當軸的答覆，是華人大體體，羅君的抗辯很妙，說華人固然體，但體的程度却不及英人。羅君早歲曾留學英倫，他舉出當年曾親見英國醉漢，在豬欄裏抱豬同眠，當時聞者哄堂，輿論認為快事。我們以為這大英國重復香港，對於過去政治上的得失，應該用誠反省，走錯了的路不要再走下去。勞工黨是前進的政黨，對人類自由平等的原則，總該比保守黨執行得徹底公平。將來對香港華人的地位，如何改善？怎樣決定放港華人的市民資格？怎樣組織代議機關集中旅港華人的意見？這些都是英國政府急須考慮的繁榮戰後香港的重要前提！

(一大)

越南獨立革命

越南情勢，尚在混亂之中。據公開記載：越南獨立黨領導武裝人民，已控制中民政權

關，及警衛部隊。他們堅決地反對法國再佔領越南，其反抗戰略是（一）積極抵抗，（二）抵制法國僑民，（三）普遍罷工。第一點是決戰的表示。二三兩點，要以羣衆的力量，制裁統治者；據說法國人在安南，養尊處優慣了，起居飲食，都靠安南人服役。如果安南人聯合罷工，法人的日常生活，立地會感受許多不可思議的麻煩。廿餘年前的香港華人大罷工，曾使英國人無處買菜，無人燒飯，乃至無人倒糞——英國人也不一定家家都有抽水馬桶——結果只有全盤屈服。這是我們親身經歷的事實。安南人只要能齊心一致，則罷工是制裁統治者極有效的方法。我們以盟國的立場，對此事的看法：一方面認為一個民族的革命，有他們民族自決的權利，無論英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該妄用已國的武力，違背正義去壓迫別國的革命運動。另一方面，認為保障世界永久和平，是盟國的神聖責任，要完成這責任，解放殖民地運動，是最重要的前提之一。盟國對於許多人艱痛苦，不能以漠不相關的態度，任由歷史錯誤發展下去，這是盟國應該警惕，而法國人更當悔悟的一個轉捩點，至於在獨立黨本身方面，最要緊的是在行動期內維持當地的秩序，保護外僑的生命財產；同時對於日本人尤當劃清敵我的界線，不可為侵略者所利用，纔不負這次民族自決的神聖意義！

(百朋)

中國政治的出路

黃天石

中國要走出路，必須要求中國的政治先有出路。現在中國的政治現象怎樣？實力派所靠的是武力統治，借債統治，特務統治，他們以為只要用一種特殊勢力，把一大羣人民壓迫得服服帖帖的，要怎樣，就怎樣，這便算政治的能事已盡。從前曾聽得一位聰明的老官僚，當學生們鬧巡行，喊口號時，冷笑說：「這羣小孩子，整天鬧打倒政權，鬧白日說夢話。軍隊在我手上，警察在我手上，這便是維持政權的武器，他們憑甚麼來打倒政權？」這可代表一般實力派的想法。只要具有武力，借債，特務，種種非常條件，統治者的地位便安若泰山了，誰能搖撼？這三作風，自開國迄今，毫無改變。所謂專制與共和之別，實在是換湯不換藥。假如說這就是政治，那麼，嘯聚上山，替天行道，何嘗不是政治？說句亮話，在現狀底下，根本無所謂政治，所謂政府，只是維持少數人政權的一說政權，還不如說特權來得切實——的一種工具而已！

這病態的政象必得澈底澄清。不談建國問題，如果舉國具有誠意和決心建設新中國，第一個着眼點，便是建設新政治。我這主張，未必盡得國人同意，有人以為中國目前最急需的是提倡科學；也有人以為中國目前最急需的是改善經濟。我並不反對這種種說法，但我却堅持我的主張，科學固然急需，經濟自是重要，可是不能放在第一位，放在第一位的應該是政治。爲甚麼呢？中國並不是沒有科學人才，更不是科學無從發明。問題是人才無費用之途，或用而不得其當。礦治專家做英文教師，牙科醫生當縣長，簡直是經見不怪。你由你去發明，發明也好，不發明也好，政府對於補助，獎勵，以及專利的保障，全不放在心上。科學家怎麼不灰心？所以科學儘管獨立，不與政治掛連不能扶植你，保障你，反過來說，只有摧殘你，毀滅你。推而至於工商業受苛雜捐稅和管運輪的破壞；教育文化受統制思想和檢查制度的束縛，無不把一切事業的新生機盡量摧殘毀滅。這是政治的罪惡！政治弄不好，科學如何能單獨發展？這是因果先後的極顯明的道

理。再說改善經濟，經濟政策是要健全的人事組織執行的，沒有健全的人事組織，則經濟政策等於廢話。戰時各國都管制物價，我們也管制物價。結果是不管制還好，一經管制，百物飛漲，不見其利，先蒙其害。黃金政策之其它國家行之有效。我們的黃金儲蓄券，則兌現無期，得到兌現，政府又要四六均分。這種欺騙的手段，若在歐美，國民早就舉起而攻，依法律手續，向政府提起訴訟了。我國憲法雖未頒布，但現實政府如果自認取得合法地位，則對於訓政時期的臨時約法，便該與民共守，示天下以大信。試問政府在應該歸還人民的財物之中心意，提取四成，是不是違反了約法第十六條和第十七條的規定。任意沒收人民的財產，和侵犯人民的財產所有權的行使？是不是等於向人民詐取財財？是不是甘願從此毀滅政府的威信？政府違法至此，可是我們的老百姓竟噤若寒蟬。一方面澈底暴露政府的無能力和無信用；另一方面也充分表現國民的無組織和無力量。這是政治的罪惡！上述不過舉一二個例子，但是這一二個例子，儘夠反映現實政治的真相。人類是政治的動物，不能脫離政治而生存。在毒蠱蔓延的政治社會裏，國民生活的前途怎樣？民族生命的前途怎樣？思之誠足戰慄！政治沒有出路，科學和經濟等等會有出路嗎？一切沒有出路，中國會有出路嗎？所以歸根結底，中國要求出路，必須要求中國的政治有出路？

中國的政治出路在那裏？第一，要有統一的政府：所謂統一，不是武力統一，而是民意統一。民意統一的意思，不是說舉國人民的一切的一切，一定要一般無二，一團面目，一副心肝，像納粹式的集中白鬍子老頭兒和毛頭小子在一處高呼希特拉萬歲。中國有一度也曾深深染上這惡劣的風氣。這種風氣，無補於統一，却有損於團結。我們所謂民意統一，是要求全國人民，都明瞭共同利害，造成合理的共同生活。合理的共同生活，只有在統一的政府底下才能獲得。顧亭林說：「集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當權黨若能了解人民的利害，進而解決人民的利害，則民意自然於統一，有了統一的民意，才能盡

生統一的政府。這政府纔是真正統一的政府！第二，實行政黨政治。要達到上述的目的，當權黨先要有虛心求治的誠意。專制時代是閉塞的，民主國家有言論結社一般憲法所規定的通則的自由，現在檢查制度總算取消了，對於結社集會自由這一點，當權黨該有一開明開的表示。既要求治，就得要求國內賢才共起圖治。即使各黨各派沒有要求承認合法地位這種呼聲，當局爲了促進民主政治的早日實現，對於新黨有愛護扶植的義務。當權黨的領袖，不該偏重於自己的黨，而要具有全國領袖的胸襟和恢宏胸襟。要把「野有遺賢」，和「匹夫匹婦之不獲」，承認爲自己的過失。英國的勞工黨領袖阿特利，可以借同保守黨領袖邱吉爾參與各項重要的國際政治會議；美國的共和黨領袖威爾基，可以當民主黨領袖羅斯福的私人代表。這是政黨間的佳話。民主政治的真諦，就在時時刻刻對國家培養新生命。爭取民主政治，其意義不僅是爭國民在憲法上所賦與的權利義務而已；更重要的是使國家這個有機體的組織，在人才新陳代謝中延續政治的新生命！

第三，要認識時代的動向：自原始社會到科學時代，人類所鬥爭的是爲了生存兩個大字。帝國主義是拓海外殖民地，共產主義煽動階級鬥爭，不外乎爲生存，爲更舒適的生存。人類的本能，不但要求生活的自由，更要求生活的平等。漢書所謂：「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錫，這是何等不平的現象。法國大革命的前夕，據歷史記載：貴族在車上倒翻了幾罇香檳酒，平民爬在地下用嘴啣就地啣取，啣得津津有味，這又是何等不平的現象。誰想到了人類進化的二十世紀，這現象比前更要變本加厲。政治落後的中國，因天災人禍種種原因，固然弄到民不聊生；歐美號稱富強的國家，因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的畸形發展，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掌握之中，生產過剩，消費不均，平民一樣的開失業恐慌，而麵包恐慌。大戰結束之後，在生產力達到飽和點的工業先進國家，對於失業問題，簡直無法解決。要解決，最方便的是循着帝國主義的舊路前進。然而舊路在二次二次的世界大戰經驗中早就證明是一條碰壁的死路！要避免這條死路，只有繞個彎兒，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我國工業落後，這停頓在手工業狀態的農業社會階段，自然說不上生產過剩，然而要踏上現代化的國家地位，必得

跨人工業化的大路。如果經濟制度不改變，則先天性所決定的內在矛盾，有何方法能夠避免？歷史學者告訴我們：美國的電線桿才豎立時，許多飛鳥觸電而死，後來的鳥兒便不敢飛上去。鳥兒尚且懂得歷史經驗，難道人不如鳥嗎？英國人有句諺語：「歷史是引路的明燈」。人類爲甚麼要研讀歷史？便是要從歷史的教訓中辨認那條路走得那條路走不得的生活經驗。資本主義和十足鴉片煙同樣地成爲歷史上不合理的生活經驗的殘留，絕對沒有留戀的餘地！我們爲建設光明的新中國，爲協調合理的國際生活，不但要求政治民主，同時更要求經濟民主，使饑餓線上的勞苦大眾，人人能夠享受相當標準的人的生活，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第四，要組織建國的青年幹部。中國可誇耀的不是五千年的歷史，是如何繼承這五千年歷史後的更燦爛的歷史。我們要使這中華古國，日新又新，舊的爛包由它死去，新的爛包趕快新生。我們希望這國家返老還童，像美國民族性一般天真活潑的充滿了孩子氣的新生機。「一代不如一代」這句短氣話，應該轉變過來，改爲「一代勝似一代」。昏庸老朽已給時代所遺棄！雖然年齡不是事業絕對的標準，昏庸「少」朽比較的更可怕！時代需要青年，青年豈能辜負時代？青年中國的建設，要中國青年來建設。我們嚴格要求每個現代青年都要珍視自己的生命，肩負富強的使命！生命的意義就在使命的重負中發皇它的價值。開國時代的青年已經老了；北伐時代的青年也漸漸老了；我們不能再要求他們甚麼，然而他們確已在他們的時代中盡了他們應盡的使命，發皇了他們的生命珍貴的價值。現代青年應該怎樣循着歷史進化的軌迹，努力把握今後的時代動向？我們切望全國青年幹部形成強大的組織力量，從事於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兩大目標的新中國建設運動。

上述四項，是我們認爲打開中國政治出路的簡單圖案。過去特權階級所依據的武力統治，借款統治，和特務統治等種種殘跡，應該徹底廓清。世界上沒有奴役民衆的國家能夠生存；奴役民衆的國家只有受別的國家的奴役，將爲必然的因果律所決定。我們懇切要求政治上改變新作风；我們堅決信仰政治是推動一切的原動力。因此，重申我們的意見做結論：中國要求出路，必須要求中國的政治先有出路！

怎樣管制戰敗的日本

張鳳岐

作戰不易，保障同盟勝利；與重建世界和平更難。保障勝利與重建和平之道甚多，而其最重要的一着，便是如何防止侵略勢力底再起？因之，如何管制德日戰敗國，便成爲舉世注目的重大問題了。

本來，盟國領袖在作戰過程中，先後商定了一個共同處置戰敗國底基本原則，就是「無條件投降」。德日雖先後戰敗，但戰敗底客觀環境不同；而戰敗底程度不同。換言之：德國軍事已被徹底擊潰；德境已被全部佔領；德人戰志已被整個屈服；而德國納粹政府，已被全部推翻。德國所遺留下來的，是一幅破碎支離的疆土和饑餓交迫的民衆。僅留給盟國協商共同管制的體制與程序而已。波茨坦英美蘇三強會議，對這項管制，已有了共同的綱領。說到戰敗的日本，情形便有些異樣。不惟盟國最高統帥部在隨機應變地應付着；而且在一般日本現任官吏、軍人、與民衆，也在如是的感覺：覺得日本和德國情形不一樣。日本戰鬥精神，並未被擊敗；日本的政府，並得保留。主張「吊死天皇」的海軍將領，在舉行日本投降時，發出疑問：「盟國是不是做錯了一件事？馬來亞日軍投降代表板垣征四郎在新加坡忽放言「二十年後再會」。美日高級軍官個人底感情，雖不能代表投降所包含實際全部意義，但我們要一問：代表盟國的麥帥總部對管制日本，是否有一全盤計劃？又盟國之間，對管制日本，是否事先和現在，已達成全盤協議，和密切的聯繫？今後盟國有沒有澈底認識，協同處置戰敗日本底必要？凡此均是關係今後東亞安全底重大關鍵。歷史家每追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基本原因，實由於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約的錯誤，種下禍根；在這個歷史轉捩的新階段。局勢尤其沉重。我們已臨入原子核炸彈的新物理世紀，在每個人的精神意識裏，實不敢再盤旋着第三次世界戰爭的觀念。今後的世界只有一條路：就是國際合作；否則就是全球毀滅。此外決無第二條途徑可循。因此，管制

侵略的戰敗日本，其成敗關係東亞國家底生存或毀滅！

處置戰敗日本，並非無原則可行。開羅會議宣言宣佈於先；波茨坦宣言公佈於後。最後復有美國務卿貝爾納斯與前日本外相東鄉德之往來照會，作爲全面和平的重要文字根據。現在盟軍統帥部（麥帥）他是根據這三種文件，作爲處決戰敗日本的基礎原則。這次日本是真的無條件投降嗎？首先就碰着天皇制度存廢問題。波茨坦宣言並未指明天皇制度底存廢。貝氏照會覆文，無寧是承認「臣屬於盟國最高統帥命令」之天皇，爲投降的政治機構。就是說：在投降過程中，天皇制度和裕仁昭和天皇是被承認存在的了。於此有一重大的分歧點；就是天皇制度，至少在現階段中，是並未遭擯棄，反而被運用起來。關於此點，在盟國中起了異議。中英美官方既發起波茨坦宣言，而該宣言及以後的覆文照會既未對存廢天皇制，作肯定的決定。故三國政府是同意這樣看法的。蘇聯政府在八月九日對日宣戰後，加入宣言的。官方對天皇制度，雖未明白表示態度；但既經加入宣言，則立場與三國一致，可無疑義。蘇聯的輿論，（蘇報紙是代表黨、國、和軍隊的）如紅星報及真理報，是對天皇制採極端反對態度的。澳洲政府自始便反對天皇制度的存在；並按降過程中，暫存此機構，亦不荷同。中國則國民參政會正式主張廢除天皇制度。輿論方面爲大公報雙南日報則主張尤烈。英美兩國的民間態度，則贊否參半。其次，天皇制在投降完竣後，還永久存在嗎？這一點沒有文件上的規定。貝氏照會覆文附加了一條：組織民主的新政府。這便有伸縮性了。天皇制保留下亦可組成虛君主底民主政府；亦可能廢止天皇制，而成爲純現代式的民主政府。但假若是將來採後者，則日本可能提出盟方違約的抗議。總之：就理論說，盟方此次作戰目的，在消滅侵略勢力。天皇

制是日本侵略集團的原動力，且依照日本憲法，天皇是海陸空軍大元帥；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戎首。當然對這一次大戰，應負法律上與事實上的絕對責任。因此，這侵略的政制體系，必須剷除。此次招降，暫保留新制，一方面是縮短了戰爭，一方面在受降程序，獲得若干的方便；消除了日本內部的阻礙和可能的重大擾亂。但這是全基於權變着想。不能視為正常。即使指此為盟國作戰目的，受了重大的修改；或日本無條件投降，附帶上一個重大的條件，亦無不可。所以形成如此的局面，則由於英美一部份有力的官員中，認為天皇是一種宗教，是神權政治。既是宗教，依西方人傳統心理便不可能，也不宜隨便加以干涉。這一派人士最出名的代表，便是美國國務卿格魯。他左右故總統及杜魯門總統遠東政策的潛力。但另外有一派國際人士，則視天皇為政治制度。既是政制，便可以修改或廢止。可惜當日這派人士，並非全是執政者，故力量尚未顯著。自佔領日本以來，主張保留天皇制的一派，已見失勢。格魯底去職，便是一例。近來美國輿論，對管制日本一致主張嚴格，足證美國遠東政策在轉變中。將來新的日本民主政府，究往那里走？端待盟國，尤其美國對于天皇制度的態度如何以為斷。在日本人的心理，此次戰敗，係違天皇勅令而接受波茨坦宣言。既非戰鬥精神意志底崩潰；亦非盟國作戰的底感召。放下屠刀，係擁護天皇意志，對盟國則表面忠誠；而內衷憤怨，大興復仇之念。這恐怕是此次受降中盟國最大的失着，而為今後二十年之後，留下一顆仇恨的種子。我所謂的一九一八年的教訓，即是指此。

第二，是日本戰犯問題。英美蘇法政策已同意決定戰犯的定義，共分三大類。凡有其中之一者，均得判處死刑：一，破壞和平者。例如計劃準備發動和進行侵略戰爭，或破壞國際條約或協定之戰爭；二，破壞戰爭法律及慣例者，例如虐待戰俘及佔領國平民，殘害人質，劫掠任意毀壞城市或非軍事上必須之摧殘。三，執行或協助在法律上認為違反人道罪行者。例如藉口政治、種族、或宗教信仰上的理由，謀害屠戮奴役，或虐待任何國家人民者。這協定在國際法上有一個劃時代的意義：（一）整個組織納粹黨，可以集體地被認為有罪；（二）

奉行上級命令，不能作為逃罪的藉口。大概納粹德國的戰犯，是循這協定而進行審判的。當然日本戰犯的審判，亦必須適用此數項原則。否則處理東方戰犯，便不算是澈底；而戰爭災禍，即未能認為有所補償，將何以懲未來呢？

就日本戰罪而論，首先遇着一個難題：昭和天皇裕仁，是不是第一號戰犯呢？昭和最近可能遜位，另由其兄弟担任攝政。其職務俟現年十二歲的明仁繼宮遜登基後，即告終了。昭和戰罪，若不確定；則日本戰犯問題，便處決得絕不會澈底。其次，就日本侵略史看，此次戰禍，實起源於民二十的九一八事件。凡是策動這事件的首腦，均是第一等戰犯。例如關東軍司令本莊繁，關東軍特務長土肥原賢二，由朝鮮未遵政府命令擅自進兵的林銑十郎大將，和陸相兩犬郎，便屬這一類。擴大七七事變的日本軍政官，亦是第一等戰犯，屬於第二批。例如近衛內閣全體閣員；盧溝橋事變的陸軍軍官，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松井石根，華北派遣軍司令官寺內壽一，以至先後繼任的駐華派遣軍司令及參謀長，如西尾壽造，田俊六，岡村寧次，磯谷廉介，板垣征四郎。自然，由七七事變到投降時的歷任內閣閣員，及陸軍參謀長，海軍軍令部長，陸軍教育總監，海軍聯合艦隊司令，士官學校校長，陸大校長，空軍指揮官，均在戰犯之列。第三類屬於侵略外交家，如駐德大使大島浩，駐義大使白鳥敏夫，日蘇互不侵犯協定簽字人松岡洋右，防共協定簽字人有田八郎，來栖三郎，駐美大使野村，駐南京偽大使谷正之，駐偽滿歷任大使等……第四類屬於經濟作戰支助人：如三菱及三井洋行的董事長及總經理，華北及華中殖產會社的負責首腦，財政家池田成彬，賀吾與宣等。第五類屬於侵略思想鼓動專家及社團負責人。例如黑龍會之首腦橋本大佐，大政翼贊會的首腦，女洋社的主要分子廣田弘毅，松岡洋右，在鄉軍人會的首腦等是。第六類屬於皇室之鼓動戰爭者如閑院宮親王。第七類屬於元老重臣之支持戰爭，決定侵略國策者，如歷屆因侵華，侵略太平洋而昇任軍事參議官之各大將即是一例。第八類屬於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適合上述協定的三項戰犯。總之，戰犯不限於軍閥；應遍及與侵略及掀起戰爭有

關的全部人物。也許有人認為有株連過多過廣之嫌；但為防止戰爭計，膺懲戰犯，不能失之過寬。

近月以來，麥帥已下令逮捕珍珠港事變有關的內閣閣員，及其他戰犯三十七人。其中如廣田及重光葵，且暫時得免予逮捕。細察名單，均偏於美方所認爲與日美戰爭有關的日本戰犯，而未及於九一八事件以來的戰犯。且人物偏於軍政界。甚至蓋限於對待盟國戰俘的中下級軍官。竊其逮捕動機，全由於復仇一念而興；並未就發動侵略戰爭全盤負責機構及人物上着眼，亦未包括整個盟國公認的戰犯上，整個列舉名單，實有掛一漏萬之譏。足徵事先盟國並未共同協議，僅爲美方的單獨決定。中國政府亦尚未正式表示對管制日本的全盤計劃。即對日本戰犯，亦未有具體的主張，中國對管制日本問題的沉默，以及傳說要利用傀儡組織一事，已經引起了美國口頭和文字上的抨擊。紐約午報以「爲什麼我們合作者都離去了」爲題著文，不論中國內部情勢如何，如有義務，也有權利，對於管制日本教育。我國政府及民間，在此微妙時機，爲何真的緘默不言，守口如瓶呢？

第三，處置日本經濟問題。盟國對天皇制及戰犯兩問題，已經顯出不澈底，不協調的毛病了。對於波茨坦宣言所列「日本將被維持其經濟所必需及可以償付貨物賠償之工業」，又如何作具體決定呢？這一重大問題，仍是由麥帥與重光葵直接折衝。據東京九月七日廣播：重光葵獲得關於日本經濟事項的諒解。包括：(一)食糧增產上必要的工業，可舉全力進行。(二)和平產業，尤以紡織工業，可致慮其向南洋輸出；並考慮供給其原料。(三)爲運輸民船物資，准許百噸以上的船舶航行。在船台上建造的輪船，可以繼續建造。上列的諒解，可以說是在麥帥對日本經濟的優待；是非常危險的處置。

管制戰敗國經濟，是一樁歷史上還沒有成功過的事。古代勝利國的管制方式，是掠劫。近代方式，是賠款。上屆大戰後對德賠款問題，已遭重大失敗。款額過鉅，德國無力償付；道威斯計劃，楊格計劃，紛紛計劃；到頭來遠不外賴債。賠款了，不足以示膺懲，亦非補償戰勝國在戰期中過鉅損失之道。還有一層最難解決的矛盾，就

是戰敗國均極滿目。要先給牠以經濟復蘇的機會，才有餘力賠付戰費。但若准許以經濟復蘇機會，無異給牠以第二次復仇戰爭的準備。七月間波茨坦會議時，對德經濟管制幾乎使盟國經濟專家頭昏眼花，終乏善策。此次對日經濟管制，當然遇着同一重大矛盾。而且依照波茨坦宣言，准許日本「維持其經濟所必需及可以償付貨物賠償的工業」。這根本發生一個難題：重工業和軍需工業是被否決了。但在全體性戰爭時代，根本無法區分「經濟所必需的工業」與「軍需工業」。

例如東京帝國大學物理學實驗室中，研究鉅原子的分裂。日本物理學家解釋，爲的是研求輕工業動力之用，亦可；盟國認爲是在準備製造破壞島轟炸尤烈的原子彈，亦無不可。英美在比次大戰前，毫無軍需工業的準備。一朝工業動員，便發揮出滔天的戰時經濟力量。何則，因爲英美的「經濟所必需的工業」基礎，雄厚偉大之故。今者麥帥許給日本以糧食增產、紡織業、商船製造業，還供給餉原料。以日本紡織業造船業基礎之厚大，再加上宣言的條約保障，那麼將來南洋市場充斥日貨，而日本資本家反發了混財。以前「大東亞新秩序」掀動下的戰爭，所達不到的南洋壟斷計劃，今反在無條件投降之下，獲得滿意的解決。這如何說得去？這問題的解決，確實不簡單。美國掌握了原子彈，和控到了中太平洋基地，而牠的工業力又雄厚，似乎並不感覺日本輕工業和經濟力底立刻威脅；在中國立場上看，那就是今後我國經濟復蘇中的重大打擊；也是我工業化的直接威脅。我們認爲日本糧食問題，並不嚴重。紡織業的市場擴充，更不能如虎添翼。乘商船除無異是平時海軍的偽裝。中國對管制日本經濟的最小限度要求是：(一)日本對華戰爭破壞最大，我國有權要求將日本本土的一切重工業及機械工業的工廠設備，全部移交中國。(二)給予日本的「經濟所必需的工業」，其貨物賠償給予中國，須在總賠償中佔百分之五十以上。這是根據德國對蘇賠償的比率。(三)所謂「日本經濟所必需的工業」，要盟國經過一番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然後由盟國協商同意，至少要經中美英蘇的協議。中國的立場，尤其要被重視。

第四，也是管制戰敗日本成敗的唯一關鍵，便是如何建立日本新

民主政府與教育日本，肅清日人侵略思想？麥帥已下令舉行普選，東久瀨首相說，在日本封建政治社會上促成民主治，阻礙發生欲速不達。首先我們覺得一八七七年日本憲法，須完全廢除。天皇制度，在原則上便須廢止。二元政治（軍閥制）與內閣制的對立——即在日本臣民本身，亦早感覺其政治運用的缺憾，應完全掃除。第二，日本選舉法，自然也須廢止。日本統治大權，屬諸天皇。議會只有「協贊」之權，而無獨立創制廢決立法之權。而且因軍閥之干政，支配議會，以致政黨也沒有獨立超然的骨氣。所以根據真正普選後所成立的新議會，才能發揮民主政治。其着手辦法是，廢除舊選舉法，並解散御用的政黨。假以時日，准許組織新政黨，並次由盟國監督新政黨。眼前東久瀨不准日本共產黨參政，便是民主的實例。

肅清日人侵略思想，和教育日人，此項工作更大，任務亦更艱。麥帥現在於總部之下，設「新聞傳播組」着重下列五點：（一）幫助徹底消滅武士主義，及排外主義。（二）說明日本失敗，及日本人對戰爭對其軍隊所作暴行的責任，及其領袖的戰罪。（三）扶助健全經濟，鼓勵民主組織。（四）鼓勵對人民負責的自由政府。（五）推動政治自由，集會自由，公共討論自由，教育自由，自由選舉，尊重人權。以上五項，原則上均對。但工作程序及機構運用，則絕對不納。日本君臣及人民在三千年來愛國的狹隘國家主義薰陶下，養成集體切腹的社會風氣。已經成爲不可破的民族性。默察此次戰敗，日本全國上下，除承認科學失敗外，絕對在心理上不認輸。勾踐復越，帝國復興，口頭文字上雖然言外。改革侵略國思想，談何容易！截止日本投降時保留「天皇親從盟國命令」一事實下，盟國對「攻心爲上」一點，已完全失敗，種下了不可思議的禍根。納粹德國與日本底失敗，其異點在此。老實說，教育二字，感化爲主；訓練方針，攻心爲上。盟國今後教育日本計劃，可以說是一個長期的文化競賽。文化可以收透透的作用，無由外注人的功效。假若「新聞組」能收教育日本之功，則各國戰時新聞檢查制度，在理應收永久管制人民思想的奇果了。不過，在「人民的革命世紀」的今日，日本文化終竟是落伍的。即使不由

盟國加以由上而下的訓練管制；進步的日人痛定思痛，也必須自行適應世界時代思潮，才能立足。眼前日本官員，竭股肱之力，獻媚美國政府，以爲包圍美人，可獲較寬的優待，俾得保全國力，十年二十年後，利用國難矛盾，再興開罪之師。這種觀念，是偏狹，是落伍，是日本民族至死不悟，是盟國未能協力管制的初步表現。

因此，我對於肅清日人侵略思想，應做到下列幾件事：一、盟國佔領日本本土的期限，端視日人侵略及神權思想，是否已經肅清。估價期是無限的，而估價目的是教育使命。二、教育工作，絕對不能付諸盟國軍事組織主持。另由盟國推選具有世界和平及國際合作且素孚人望的哲學家及教育家組織教育機構，負起教育日人的全責來。盟國須等到該組織所領的視學人員對日人思想業已走入和平民主正軌，獲得具體保證後，絕不輕易信任日人思想業已改革，而盟軍亦絕不輕易撤退。這教育工作是長期的，因之估價期也無法縮短。

對於管制日本問題，照上面所提出的四項大問題，已經有一茲事重大，討論不厭求詳之感。眼前盟國最高統帥部暫時負起管制日本的責任，已感問題棘手。美國輿論對麥帥對日態度，泰半責斥其失之太寬；而軍部也確有手慌脚忙之苦，例如第八軍霍奇士將軍在登陸朝鮮後，應允日本官員暫時管理朝鮮行政，引起美國輿論的嘲笑與抨擊。足徵美政府與軍部間，尙缺乏政策的聯絡；機構的聯繫。其他大政方針的約定與執行，付諸缺如，可想而知。數月前，柏林淪陷後，盟軍對德管制，亦是矛盾衝突，舉棋不定。美人戴文波在「科尼爾雜誌」上爲文痛斥美政府有對世界全局發達美國政策的力盡與必要；但終未做去，以致讓軍部艾森豪元帥，無所適從，斤斤於是否准允德人辦理？美軍是否可以與德國女子交談？等瑣瑣細節上。今麥帥對此，又臨到東京的十字街頭了。爲使管制日本問題，不致一誤再誤計，爲使盟國政策，協作合衷，集思廣益計，我建議如下：

（一）迅速舉行中英美蘇四巨頭會議。查對德管制，最後確定於波茨坦英美蘇三巨頭會議，而計劃釐定，條理井然。許多不可避免的問題，完全廓清；重大的原則辦法，獲得協議。自中英美三國於七月間公佈招降宣言後，處理日本，只有官方電訊的會商，而無系統的會

議協議。以致戰敗的日本官員，設法包圍麥帥，而盟國間官方則又緘默沉寂。遂至形成美國政策的不確定，而輿論與統帥部意見參商。最近倫敦五外長會議，主題偏於歐局。現在事實需要，時機迫促，實有召集巨頭會議決定管制大綱的必要。

(二)管制戰敗國計劃，是國力的比賽，文化力的比賽。盟國管制方針正確，盟國團結無隙，參與管制國家，虛心求是，則收奇效，反之便終遭失敗。今後各國面臨一條途徑，不是國際合作，便是全球毀滅，因為人類面臨原子核炸彈的新物理世紀。國際合作，包括盟國間的永久協調，與戰敗國與盟國間的合作。盟國作戰目標很鮮明，既不是毀滅德日民族；故終須謀與德日民族相處之道。德日民族，在二十年内，已經掀動了兩次大戰。毀了自己，還害人類。要想使管制戰敗國成功，使謀謀相互共存之道，而其癥結點，便是報復二字。要做到盟國不報仇，但對德日永不能再起，也要做到德日不想報仇，亦無力

戰後通貨貨問題

梁道明

勝利到來了，復員經濟以安定民衆生活，使經濟活動能迅速恢復平時狀態，是當前最迫切的一件事。勝利來得太突然了，公私都沒有準備，因此經濟金融隨勝利消息陷入紛亂的狀態。本來戰時與和平的交替期間，沒有適當而週詳的準備和計畫，是沒有辦法應付這新局面。更兼幾年來國際交通幾完全斷絕，成了一種特殊的環境。在這特殊環境中，一切都不依常軌，經濟金融也形成一種特殊的形態。這特殊環境一旦失了存在的依據，快要恢復正常狀態時，份亂是免不了的。在這種混亂時期處理經濟復員問題，確屬千頭萬緒，無從着手。通貨是經濟活動的媒介。中國戰時通貨政策——特殊環境下的產物，能否適應和平時期？這混亂時期的物價有無穩定的需要？採取什麼通貨制度方能使經濟走上正常的途徑？貨幣應如何整理？都是當前急待解決的問題。現試把這些問題分別論述於後。

再與戰禍。這似是矛盾，但却需要大政治家高度的政治技術，與卓越的哲人頭腦。打勝仗要靠軍人；教育侵略民族，却是哲學家的份內事。中國人對戰敗日本，倍增關懷。且甚焦慮。我們百年來的被壓迫，八載血戰，那能讓不澈底的管制日本，再留禍災於未來。但我們也應知道，並要把戰敗後的日本，無理性地壓制下去，好讓我們高枕無憂。在管制日本期間，建設一個和平的民主的日本，不成爲我國毗鄰的威脅；而我們在這期間，也要好好的加緊建立現代化的民主中國。老實說一個和平的民主的日本，也是我們戰勝的中國的一個「他山之石」。今後日本與中國，與盟國，正在做著戰後建國的競賽。現在日本是戰敗了，但並未遭到毀滅，好自爲之，終有和平立國的能力。中國是戰勝了，但犧牲至爲巨大，剛剛才開始建國，這是東亞歷史的轉捩點。不要辜負了歷史使命才好！

法幣的存廢

政府曾再三聲明現行通貨必予維持，但經濟學者則各持異見，大抵都主張現行通貨必需廢止，另行發行新幣。主張最力的是伍啓元教授，他在「我國幣制改革」一文中，力言發行新幣的必要，然於「戰時經濟到平時經濟」一文中，則修改了必需廢止舊幣的意見，可是力持廢止舊幣購買力的主張，同時提出了發行大單位法幣的辦法。

主張廢止舊法幣的所持的理由大抵是下列各點：(一)幣價太低計算交收不便，(二)新幣值改善後可改善薪金過活的和工人的生活，(三)改發新幣以改變一般對法幣的惡劣印象，(四)幣值太低有損國家體面。

第一點理由是確實的，假若幣值長此維持現狀，或繼續貶值，一般物價都在戰前千倍以上，貨幣數額的計算交收都照比例增加，實在

甚不方便。但幣值提高，或繼續提高，則計其交收的不便，只是短期內的事。所以這一個理由的成立與否系於有無合理的法幣的決心而定。

第二點理由可以伍啓元教授的理由為代表，他說：「……至現在為止，薪工階級的薪水與工資本身均沒有多大的改變（僅用津貼代金等以應付通貨膨脹）。將來在穩定貨幣時，薪工階級收入問題必須予以解決。如果政府能發行一種新幣，而新幣的幣值能與戰前幣值相去不過遠，則薪工階級可以依照原有薪水工資得到他們的報酬……保留現行法幣而改變薪工數目，也不失為一種解決的辦法。但如採用這種辦法，則無論政府或私人雇主都必會乘機壓低薪水階級與工資階級的實在收入……」。這理由似乎言之成理，但通貨究竟只是一種籌碼，牠本身實在沒有改善或壓低薪工生活者生活水準的能力。在通貨膨脹或增值的時期，確能影響一部份人的生活。但這不過是一時的現象，在幣值穩定時，薪金工資必自動的調整。而調整的標準，卻為勞動力的供需和經濟的興衰所決定。假若戰後中國依然經濟凋零，人浮於事，則新幣發行後的一紙命令是不能把薪工固定下來的。而且戰前工人生活都在水準以下，戰時雇傭關係變遷很大，工資標準頗難確定。所以靠發行新幣以改善薪工收入者生活的效力是頗成疑問的。

在貨幣貶值期間一般人確對法幣的價值發生不良的印象，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在幣值提高時，這心理便可以馬上改變過來，很少人會對某一種流行貨幣固執成見，深惡痛絕的。相反的，法幣在淪陷區是國權管轄的對象物之一。淪陷區距離大城市稍遠的鄉間，法幣仍為通用的貨幣，此係中儲券或敵軍用手票受人歡迎。這是忠於國家民族和信心堅定的象徵。只要對法幣的發行加以控制，並不用來填補預算的赤字，一般人的心理不難馬上改變過來。

維持高價貨幣是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國家保持尊嚴的方法之一。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以後，這一種維持體面的政策大都放棄了。雖有最高價貨幣的紳士國家——英國首先貶值，取得現實的經濟利益遠比虛榮來得重要。穩定物價才是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假若穩定物價與穩定外匯二者不能得兼時，任何國家也會放棄匯率而求取物價的安

定，這是美國貨幣學者費雪主張的貨幣政策。所以外匯價格貨幣對外購買力的決定應以實際需要為標準，不能不顧及國內的經濟情況而把價值固定於過高的標準的。所以應否把通貨單位（無論是新單位或舊單位）固定於美金二角五分或其他比率要看貨幣穩定以後的情形來定，目前論述尚嫌過早。

肯定維持法幣的主要理由是：信用。目前的通貨管理制度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採用的非金屬通貨制度。目前流通的法幣是我國有史以來流通最廣，信用最孚的一種貨幣。因金屬貨幣的不便，宋的交子，金元明的交鈔曾有一時成為主要通貨的趨勢。但總因信用不孚，沒有嚴格限制濫發，政府亦沒有維持的決心而終於廢棄。清對中國當時工商業發達的影響是很大的。我國的能夠支持八年艱苦的戰爭，通貨制度是主要因素之一誰也不能否認。假若這些年來沒有這種較優良的通貨制度，或民眾對法幣的信心不堅定，中國經濟金融將成什麼狀態，是難於想像的。現在勝利來臨了，法幣的任務似已完成。若另發新幣，對舊法幣棄若敝屣，這當然是很簡單而省卻解決許多麻煩問題的便宜方法。然而，他日倘若遇着國家發生危難或政治經濟發生波動的境時候，不良的影響便會馬上發現，通貨制度會立即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美國通貨的穩定並不是單純由於制度的良好，南北戰爭後處置綠背鈔的政策的得宜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決定政策時還不能不加以注意。

不是已到山窮水盡的時候，現行通貨不宜輕易廢棄。信用這無形的財富是必需保字的。

物價狂跌的影響

日本投降消息公佈後，市場馬上發生波動。反應最敏捷的自然是金融市場。八月中的比期就有許多行莊幾乎倒閉。八底比期雖已早有準備，但仍有不少行莊焦頭爛額，束手無策。黃金黑市跌到牌價百分之三十，其他百貨也瀕瀕著跌風，一時宛如太難將臨。不少經濟專家大聲疾呼，警告經濟全部崩潰的危險。其實，目前物價的漲跌與平時迥異，是畸形的。物價上漲並不能刺激生產，只引起投機者的活躍；物價跌了也只能使經濟活動暫時停滯，不會有經濟崩潰的危險的。

生產成本，因際市場的變動對目前物價的影響極微。而物價的漲跌大抵決定於投機者興趣，和商品來源的豐歉。各種貨物漲跌的程度並不齊一，有漲至數萬倍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勝利突然而來，交通供應快要恢復正常狀態的時候，物價自然免不了有急劇的變動。在這急劇的波動下，誰受到不利的影響？物價跌風應否制止？假若物價跌風不止時，誰應受救濟？這都是值得探討的。

在物價急劇波動下，受影響最大的廠商，商業行莊和投機商人。勝利消息公佈後，政府定貨已停止或取銷，生產日用品及工業原料的亦無法推銷貨物。目前各廠商已列走頭無路的境地。參加投機營業的行莊也受到重大的一擊，囤積的貨物有放出商行的資金凍結了。就是幸而渡過入底的時期，前途依然黯淡。再其次是投機的商人。假若貨物沒有回漲的希望，他們非破產不可。

除了上述的三種行業外，大都受到很少影響，甚至會因物價下落而獲得利益。靠薪工生活的已不再受到物價暴漲的威脅，反而有改善生活的希望。小商人本來就很少享受信用放款的利益，不用擔心債務的清理。物價跌落雖使他們財產的數目減少，然而貨物並不會減少，出售貨物後的法幣購買力反有增加的可能。至於農民呢，某經濟學家指憂物價狂跌會增加農民的債務，影響農民的生活。事實物價上漲時，農產品價格始終落後。除了少數特殊地區外，農產品價格的指數無論如何追不上百貨的指數。戰前還有某些地區以貨幣支付田租，戰事發生後，大都改為實物。農民的債務除了數額極少的農貸以外，都以實物支付。物價普遍的下跌，不特於農民無損，反會增加他們的購買力。

在這樣情況下，物價的暴漲應否加以制止呢？章乃器先生以為物價應穩定於一千五百倍至二千倍之間，不應任其下跌。伍啓元教授則以為：「……因投機及種種關係而價格特高的物價，其價格之超出合理的水平。這些物價如目前不聽任其下跌，則將來也必會下跌的。為縮短調整的時間，反不如目前即聽其下跌……這就是說，過份暴漲的物價應使他跌至一般物價同一的水平。至於一般物價呢？則他認為應穩定在一千倍左右較為合理。他們以為物價不宜下跌太甚，否則會

危及整個的經濟體系。然而從事實看來，假若物價跌到一千倍以下，受害的也是廠商，商業行莊和投機商人。廠商受害最深，就是物價穩定在一千倍以上也無濟於事，當另謀救濟方法。而行莊和投機商人呢，則戰時物價暴漲就是他們對國家的貢獻，他們飛躍增加的財產無非由非法的利得而來。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來說，他們是罪人，幸逃法網的制裁已算幸甚。國家不是為做成這些富翁而戰，戰士的血不是為他們的流。這些不健全的行莊是國家的毒瘤。維持這些行莊，將來經濟偶有波動時，必遺留社會以無窮的禍害。國家對這些行莊沒有姑息養好的必要。他們的存存在對國家的復興不會有多大貢獻，任他們自生自滅反為得計。

因此伍啓元教授所主張的政府應無限制購買黃金及其他主要物資以安定物價，並藉掌握中的黃金物資來控制市場這一辦法是不必的。就是政府有這麼大的力量來控制整個市場，也徒然使這些爾爾富翁保存既得利益。而且海運快速，外貨不久可恢復進口，除非無限制地漲發通貨，否則將無法制止畸形環境做成的物價的下跌。假若藉通貨膨脹的力量把物價穩住了，然已把整個中產階級和薪工生活者壓碎了。所得是否償所失，不無疑問。

所以對於國黃金和百貨的唯一良策，是任其自然調整。到國際交通恢復，經濟上了正常軌道時，物價自然會尋求到合理的水準。在這物價狂跌期間，自然免不了有許多行莊商店倒閉。但這是免不了的現象。花太大的力量來維持這些不健全的行莊商店是不值得，不應該的。對目前物價的狂跌實無需加以任何干涉的必要。

那一種人應受救濟呢？無疑的是曾為國家民族盡最大力量的廠商和農民，後方廠商器材缺乏，因陋就簡，技術容或趕不上歐美的水準。然而，他們是忠貞為國的國民。曾開闢萬里把工具搬到後方來支持抗戰；有些中途就把機器丟光，辛辛苦苦才把廠房建立起來。這些廠商無論如何都應救濟。目前這些廠商已瀕於危境，工具破舊，技術落後，暫時穩定物價也無濟於事。不如索性把這些工業來一個徹底的清算，已停工的任其停頓，由政府把從敵偽接收過來的工廠交他們經營，以補償他們的損失。但政府對國家所盡的力量有大小分別。老實

的始終用全力生產，結果不壞；狡黠的以工資來作囤積的勾當，所以經濟也應有厚薄之分。按他們生產能力和實際生產額的比率作經濟的標準。這些工廠的員工對國家不無勞績，應由國家設法安頓或遣送回籍，以慰他們多年來的辛勞。

中國農民生活的困苦是眾所共知，無需多贅，解決農民生活問題非本文範圍，茲不具詳。現只就物價下跌對他們的影響略為申述。物價跌落對農民大體是有利的。除農貸以外，農民所負的債務多半以實物計算，物價漲跌都不會使他們的負擔加重或減輕。農貸總額雖不大，然總不能加辛勞的農民以任何意外的負擔。在物價跌落時，應明令農貸按貸款時的權價以實物或法幣償還。農貸是國家銀行的業務，數字上略有損失也無妨礙。

戰後通貨

戰後應採用什麼通貨制度呢？中國不是產金國家，是沒有採用賤格的金本位制度的可能的。而且，自歐戰以來的經濟發展看來，金本位並不是一種理想的貨幣。理想的幣制是能適應經濟發達而又能穩定物價的幣制。黃金生產受天然限制，就是產金的大英帝國也因黃金的產量不能適應經濟的發達而放棄金本位制，改鑄了百餘年來的傳統觀念。英國在世界貨幣會議提出的國際通貨計劃把黃金用途極力限制。近乎理想的貨幣制度，就是「通貨管理制」(這即紙本位制或稱貨幣二元制)——就是目前採用的通貨制度。目前幣制的低跌並不能歸咎於制度的本身，而在貨幣發行的無限制，這是戰時無可奈何的從權辦法。假若政治已上了軌道，貨幣的發行被嚴格的限制着，同時又能妥善的運用國庫貨幣基金以平衡建設時期的國際收支。遇着經濟發生波動時又能迅速的加以調整，目前幣制不失為一種良好的幣制。

關於戰後通貨的發行，任啓元教授在「我國幣制改革問題」，文中曾有具體的建議。主張分發行爲：(一)政府委託發行和(二)十足準備發行兩種。政府委託發行的限額由立法機關控制；十足準備發行需有百分之百的黃金外匯(包括外幣，外國銀行存款，外國流通票據與有價證券)準備。發行的調整則「爲使十足準備的規定不致過分影響通貨的伸縮性起見，政府每年得按照經濟發展情形與社會需要調整

委託發行限額一次。市場對貨幣有特殊緊急需要時，得臨時依法提高限額」。對發行加以嚴格的限制，這種幣制可能穩定的。發行限於委託和十足準備發行，是英國限制發行的辦法。可是，中國從來都是國庫收支不平衡的國家，戰後建設雖可取得外國信用放款，但平衡國庫收支恐不是短期間的事。不像英帝國擁有廣多的海外投資和國外票據，又沒有人宗勞役或貿易出超的收入，以黃金外匯來作準備的十足準備發行，恐數量甚微，不足以應市場之需要。會不會常感通貨過份緊縮之苦，頗成問題。假若準備發行中加入經政府核准可靠的各種國內票據私有價證券，似較能適應需要。過尤不及，通貨的過度緊縮也是可怕的。

偽幣的處置

日本投降後，淪陷區仍泛濫着各式各樣價值極低的偽幣。這些偽幣是由敵人槍桿支持下的偽組織發行的。偽組織是敵人操縱的工具，他們本身就是非法的，他們所發行的偽幣也是非法，這毫無疑問。敵人投降後這些無限制的偽幣當然停止流通。然而，在敵偽勢力範圍下的地區，交易以偽幣爲媒介。假若立刻廢止，平民血汗之資盡成廢物，幾經劫劫的民衆，是不堪再受這麼重大的損失。而且，因戰時財政收支不相抵，後方的印鈔能力本已追不上需要。短期間印製大批鈔票以供給淪陷區的需要實不可能。偽幣是不能不從權任其短期內流通以作交易的媒介。可是偽幣應如何收回？和法幣的比率如何？都應馬上決定實施。

七七事變以後，敵人在淪陷區用軍用手票以掠奪物資糧食。這種軍用手票是沒有號碼的，所以究竟發了多少，除了日本軍部之外，誰也不知道。當時這種軍用手票規定和日元價值相等。各地偽組織成立後，都紛紛印刷鈔票。其中最主要的是偽蒙疆鈔票，華北銀聯券，華中華興鈔票，南京偽中央儲備券。這些鈔票都是完全沒有準備，由敵人支持發行，他並不和日元直接聯繫，但會規定偽幣和軍用手票的兌換率，敵人會假手這些偽鈔掠奪我無數物資糧食。可以說偽鈔是敵人「以戰養戰」的主要骨幹。戰事逆轉，敵人還存有「談判和平」的幻想的時候，就迅速的增加偽鈔把軍用手票全部收回，集備把這些債務推贖

乾乾淨淨。然各種偽鈔是日本負債的一部份，應由日本以實物，實產或現金償還，是毫無異義的。而且在清算的時候，應以他發行時的購買力做標準，也是很公平的辦法。

這些偽幣是日本的債務，握有這些鈔票的淪陷區民眾是債權人。把這些偽鈔低折或廢止，無異任意剝削合法債權人的利益。所以非不得已時，不應使持票人受到損失。偽票發行過多，想於短期間把他全部收回而不損及民眾的利益，技術上發生困難。谷春帆先生主張提高偽幣和國幣〇兌換率，以保障淪陷區民眾的利益和壓止後方物價的狂跌。應否制止物價跌落已詳上文。提高偽票比率這一點也非筆者所敢苟同。增發鉅量法幣以收回偽幣，通貨再度膨脹，只給予投機者以發國難財的機會。通貨制度會淪人不可收拾的境地。結果只有增加薪工收入者及農民的痛苦。但假若比率太低，也給予淪陷區民眾的損失。筆者認為可聽任法幣和偽幣尋求自然的比率，暫時聽其自然，然後應以法幣為本位。到收復區的銀行之握有足夠數量的法幣時，與按照常

時市價收兌偽幣，於兌換時給予收據，以便向日本索取賠償後再補償民眾的損失。這辦法實施時也許感覺麻煩。但為顧及民眾的利益，不能不採取這較麻煩的方法。

以上所論述各點，容或有認為過於偏激，實行起見損及一部份人的利益的。然而，政策的施行當以大多數民眾的利益為依歸，不能為保存少數人的利益而使經濟陷入混亂的狀態。伍啓元教授說得好他指示了二十世紀的兩次大戰為代表一種革命的戰爭。目前戰爭結束後一種新的經濟制度——經濟民主已經產生。這是對這次戰爭的理想的理解。羅斯福的「不虞缺乏的自由」的提出，是有劃時代的意義的。他代表全人類的理想，是今後各國政治的指路標。假若這崇高的理想不能實現，或被歪曲了，和平便為海上神山，人類將走到毀滅的途徑。任何措施都不能和這理想背道而馳。現在是戰後措施開端的時候，好的開端易收到好的結果，這是應當審慎的。

西南邊民之文字

葛毅卿

西南指滇黔桂三省而言，附以川康。滇黔桂三省邊民之種類，為數甚多，自有文字者亦不少；或正創始，或已通行，或成死文。轉而論之，期于西南邊民之語文教育，有所參考。至于明其源流，析其聲韻，將以俟諸專篇。所引為遺憾者，因印刷關係上文字例樣，無法列入。

苗文

苗民之分佈極廣，存世亦久，或疑唐虞時之苗，非今日西南之所謂苗，乃巧辭。苗人世

傳之「創世紀歌」，自道甚詳；雖年代地點，諸多荒渺，要之，可與史實相銜接。古稱三苗之君，左洞庭而右彭蠡，今則遠渡而南，東起辰沅，西遷湘南，循湘邊走，至道全而止，若矩尺之度湘。其在黔省，則自銅仁西向貴筑，西北向至畢節大定，以弧線劃貴州為南北二部，其南部則皆苗人繁衍所也。其在川省，則自秀山酉陽而下，南接銅仁。高縣以下，筠連，珙縣，南接滇省之鹽井大關。西康之會理，鹽邊九龍等地亦有之。其在滇省，則居東偏。鹽

津、大關、威信、鎮雄、彝良，為其聚所，自此南下，經昭通、魯甸、巧家、會澤、嵩明，斜向羅次、祿豐，西盡此矣。越昆明呈貢，凡滇越路以東各縣，如宜良、陸良、路南、師宗、瀘西、彌勒、邱北、廣南、富州、硯山、文山、西畴、馬關、麻栗坡，均為其住所。自此直下安南。滇越兩段，有越鐵路而西者，如屏邊、河口，亦有其蹤跡。與黔省交界之羅平等縣，自為其居留之所，若桂省則為苗民分佈之尾閭，東起龍勝，循桂黔桂滇交界處走，亦入

安南。

其人口數無精確統計。據估計，約在五百萬之譜。

苗人相傳，自古即有文字，因洪水泛濫，苗人渡河而南，缺乏舟楫，或挽牛角，或附牛尾而涉，經籍一部，飄零散失。渡河後，至荆川居處。千餘年後，因事又須暫徙南遷，江水洶湧，遂攜此僅存之經籍以俱去。父老既病定思痛，乃令婦女描繪字形，繕諸裳裙，迄今婦女裙裾之繡紋如故，而數千年來，已無人能讀曉者矣。

現時苗人之文字，全與傳教事業有關。一九零四年，英循道會教師白格利者，至華西傳教，安順等處花苗，詣白牧師請辦學，白格利乃至石門坎創辦。石門坎者，屬黔省之威寧，去滇省昭通縣，可七十里。萬山叢疊，交通梗阻。苗人集居處也。白牧師相土之宜，佃俗之塞，遂于翌年（即一九零五年）肇業經營，創辦小學一所，名光華小學。嗣後事業發展，教徒日眾，光華分校，遍佈川滇黔交界苗民集居之處，而石門坎之建築及文化，亦蒸蒸日上。

白格利之初至石門坎也，苗民頗有用以抗制土司之意，故從之者眾，嗣見其在宗教，稍稍退出。其明年，白牧師既厭聞苗人文字失傳之歎，遂着手創製文字，集徒之年青優秀者，推啟其語言，斟酌其成俗，採取婦女裙裾之花紋，創為拼音字母，稿凡三四易，三年而成；以之試為推行，尙有柄鑿；其七年遂集議修改，即于民國四年，由苗人楊某，攜此

修訂之字母，親至滬，設法在日本刊刻銅模，而白牧師旋于民國十年病沒于石門坎。

嗣後于廿二年廿三年，復有修改。廿四年新正，楊某攜此修正之字母，再至上海聖書公會刊刻聖經，十月間，計石印聖經二千部，川苗福音詩一千部，四五年來，翻印數次，僅石門坎一處，已過萬部，均由聖書公會印發。聖書公會地址，上海香港路四十八號。楊某往來，亦住于此。

此事經始于一九零六年，初稿以一九零八年完成，一九一五年始刊銅模，一九三五年最後之修正稿成，前後凡三十年。創之者為白格利氏，始終與其事者，即上述之楊某。楊某字雅各，粗識漢文。

筆者于廿八年九月，至石門坎考察，把晤此人，鬚髮皓白，垂垂老矣。為道其經如上過，攜回民廿四年刊行之「花苗聖經」及「川苗福音詩」各一冊，雜書數事，惜未見及草創時之字母，然什九學是。

今青年苗民，常以之作爲通訊工具，可名之爲「石門坎苗文」。

石門坎苗文，見于一九三五年出版之「川苗福音詩」所載者，計大字母三十二，作聲母用。小字母三十七，作韻母用。小字母書于大字母之上方及左方，以其位置之高下，區別聲調。位置凡四，故可分別四種聲調，如S'S'S'S。實則石門坎之語調，不止四種，其他技術上之缺陷亦甚多，故石門坎苗文，就技術觀點言之，仍不能謂爲完整，至大小字母聲值韻值之考訂，西南邊疆創刊號聞在宥先生曾爲文論

列，筆者有所補充修正，將以俟諸專篇。

石門坎苗文，左引旁行，與歐文同，今通行于川滇苗區間，爲西南邊民文字中最可注意者。

擺夷文

擺夷以雲南南部爲主要分佈區域，西起龍，東迄開廣，凡騰衝、龍陵、盈江、蓮山、梁河、隴川、潞西、瀘水、瑞麗、鎮康、順寧、雲縣、緬寧、雙江、滄源、景東、銅沅、景谷、瀾滄、寧洱、思茅、元江、墨江各縣屬，普思沿邊各縣如車里、南嶠、佛海、寧江、鎮越、六順、江城等，紅河流域兩岸各縣，如石屏、建水、箇舊、蒙自、金平、屏邊等，滇越路東各縣如文山、楓山、邱北、廣南、富州、西畴、馬關等，以及河口、麻栗坡兩對汛區均有之，且均爲各縣主要戶著，估各縣人口十分之五至十分之九不等。此外滇省西北隅獨立開江與恩梅開江之間，亦多擺夷人，西康之鹽邊、會理、西昌，並有其蹤跡焉。

人口估計，少者五十萬，多者五六百萬，以一百萬左右爲最符事實。

擺夷語與泰語同屬一系，可相互通曉十之五以上。至就語言學之分類言之，其隸屬尤稱密邇。惟文字則做諸緬甸，李拂一所著「車里」及艾蕪「飄泊雜記」均謂與泰文同係一種。然「車里」一書所錄之擺夷文字，顯即緬甸文字之繁陰，與泰文字母不相涉。筆者所見擺夷文字凡五式，刊載「雲南邊地問題研究」者三式，內雲南第一殖邊區域內之人種調查中

所載者，稱爲乙丙二式。騰越地狀况及殖邊
芻言中所載者稱爲丁式。「車里」一書所載者
一式，稱爲戊式。親受者一式，稱爲甲式。
甲乙丙丁四式之字母（實爲聲母）數，各爲十
，就形體及音讀論之，甲丁二式爲一系，乙丙
二式又爲一系，戊式形體既繁，字母數四十有
一，另成一系；然就就字體形體觀之，此三系
正能謂爲書法有極微細之不同，而不能謂爲
淵源有符從泰之異。甲丁二式，行于盈江一
帶，乙式行于干崖蓋達一帶，丙式行于猛
，丁式行于車里一帶。

細文字母，除韻母不計，共三十三；甲乙
丙丁四式攝夷文字母，除韻母不計，共十九
。細文字母全濁音四個，送氣濁音四個，否失
前勝破裂音五個，原讀捲舌音現讀舌面前勝
擦音一個，甲乙丙丁四攝夷文字母全缺，共
缺十四個，故爲十九個。其所以短缺者，因在
攝夷文中無須應用之故。所留之十九母，其名
稱、形體、排列次序除一二例外，均與
文字母相當。戊式攝夷文字母共四十一。內八
個係元音，至于作爲聲母之字母，爲數凡三十
有三，與細文字母同。排列次序亦同，形體則
除少數加以潤飾外，什九皆同。惟于應用上，
或稍受泰文影響。「車里」作者，未及細考，
遂誤謂車里之攝夷文，與泰文同係一種。所以
然者，各家標音，均取概較，而輾轉摹印，形
體又喪其真，遂致惘惑，多歧亡羊。

，字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十千八百四十有
奇，夷人號爲「書祖」。按總文筆勢，與今攝
夷文迥不相類；字母十千八百四十有奇者，明
非拼音文字，與今攝夷文不合，所謂大約習察
字而爲之者，或另有所指。明李元陽雲南通志
云「百夷無中國文字，大專則習細文爲徽」；
此語亦不明。所謂習細文爲徽者，係指細文。
抑指泰取細文字母而成之攝夷文，又不可曉。
就攝夷文之本身組織論之，其創始當爲最近事
。字母體例不一，一也；字音語調特繁，而
攝夷文獨無聲調符號，以致應用殊感困難，二
也；拼法未統一教，三也。十餘年前，已故千
崖土司刀沛生，創造若干新符號，以之區別四
聲，惟尚未通行，筆者亦未見及。

攝夷文爲拼音文字，左引旁行，與歐文同
，其聲韻結構之狀態，最與國音相合。騰龍一
帶之攝夷文，頗通行于民間，仍經無論矣，凡
唱本、小說、均有印本，青年攝夷頗習用。

栗粟文

栗粟之主要分佈區域，爲雲南西部，與緬
甸接壤處，自西康之鹽源漸趨南下，凡德欽、
中甸、維西、貢山、福貢、碧江、蘭坪、貢
、瀘水、騰衝、龍陵、梁河、盈江等六設治局
，茶山、小江、保江、江心坡及緬甸之東部皆
有之。以維西、蘭坪、貢山、福貢、碧江爲集
中區域，人口總數，在本國境內者約五萬人左
右。其遷移之方向，爲由北向南，由東向西。
栗粟本無文字，以刻木記事，近有外籍教
士，擬益羅馬字形體，創爲拼音文字，以之作

爲傳道之用。筆者于二十八年冬，考察大理
，得見栗粟文「讚美詩」一冊。書係一九二四
年成都加拿大循道公會所印，計聲母二十五，
韻母十一，無調號。以上聲母韻母之數，較筆
者所記栗粟語之聲韻總數爲寡。其書法與普通
羅馬字同，左引旁行，其編製時間，尙待詳考
。「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上卷「騰越地狀况
」及「殖邊芻言」頁二八七云「願栗粟無文字
，有傳教士某，一時忘其姓名，此人現尙健在
，多來往滇西各地，余（作者張芻）到蘭坪，
會與之相值，願通邊地各夷族語言，尤長于栗
粟語，曾以拉丁字母，易以栗粟聲母，創造栗
粟文一種，以教授各栗粟。同時與栗粟雜居之
苗羅怒或各族中通栗粟語者，亦爭相傳誦，所
有聖經，概用栗粟文譯出，其餘各信件契約記
載等，均通用所謂栗粟文」。按此敘述，顯然
即係筆者所見讚美詩所應用之文字；作者姓名
，雖付缺如，要之當爲最近事。殖邊芻言作者
以二十年三月出發醫學，是此項文字之完成，
最少在民國二十年以前也。最近，栗粟人某
，做栗粟文筆意，另創栗粟文，正進行中。

麼些文

麼些居滇西北，以麗江及甯浪設治局屬之
永甯爲二大中心，自西康之鹽源南下，凡中甸
維西永甯麗江均有之。其分佈地域，當東經九
十九度至一百零二度，北緯二十六度至二十八
度之間。仍以麗江爲主要集中地，故麼些語稱
爲麗江土話。麗江之麼些，多已漢化。凡以麼
些語爲其母語者，合計約在二十萬人左右。麼

此人之遷移路綫，爲由北向南。

慶之文字，不盡與其語言相合。能通曉者，市限於少數之巫師，慶人稱之曰東巴。東巴所傳習應用者，又以經典爲限，故慶文實可稱之爲經典文字。普通一般慶人，鮮有習用者，慶之文字本爲經典而創設也。

國內著錄慶文者，以李霖燦氏編著之「慶典象形文字字典」爲最有體系，民國三十三年國立中央博物院出版；據原書重序，前乎此者，有民國二十年楊仲鴻氏慶文多巴字及哥巴字漢譯字典，二十九年方國瑜氏亦完成關於慶文之研究一書，積方二書，均爲稿本。

經典上之慶文，一部分全係文字畫，尙不能稱之爲文字，巫師宛轉就意，譯成口語。其他一部分，則爲象形文（包括類似指事會意假借等項體例）。

除形字外，尙有音字；此與同音假借不同者，蓋音字或取諸慶文字母，或取諸精、清、或取諸形字，而均簡殺其筆勢，與假借字之同形異用不同。此項音字，依然以音綴爲單位，非以音素爲單位，故非拼音文字。

慶典象形文字字典作者推測，慶之音字製作時期，當在雍正年間改土歸流以後，其地點爲麗江附近，以音字寫成經典，猶最近數十年事，約爲清末民初；大都出於和文裕之手；和爲巴甸大東巴，巴甸屬巨甸。至形字之製成時期，原書本文及序文，推定其爲南宋理宗時代，創之者爲大土司祖牟保阿珠，地點在無遠河下游。歷史記載音字爲早。經典之數萬千，

廿九俱用形字寫成，音字經典，尙不逾十。

形字音字，俱未引旁行。

保羅文

保羅文，爲省除西南邊疆外，皆有之。以其川交界之大小山爲集中地。其分佈地區，及於四川之雷、馬、屏、峨、西康之西昌、越嶲、冕寧、兩鹽、會理等地，黔省之西南部。滇桂交界處。在滇省者，舊稱曰夷，古種曰蠻，其在黔省者，人稱之曰土夷，以別於仲家之夷。凡保黑、羅蘇、窩泥、散民，其實皆保羅也。如併此合計，保羅口數，尙較苗人爲多，惟以一部均已漢化，估計爲難，約在五百萬以上，八百萬以下。

保羅之有文字，世所共知，丁在君氏集爲「蠻文叢刻」，全書凡九種，計爲說文，帝王世紀，歐酒經，解寃經，大路指明，擴神經，詩人候道場用書，玄通大書，及武定羅藝古占凶書，結集之富，已往未有，惟借用注音符號標音，多不能信達，昭通有安土司者（黔省威甯人），曾與楊某編集蠻文七千餘字，廣西省特種師資訓練所曾選錄保羅經師某經文一卷，均未付梓。至抄本經典，凡保羅巫師均有之，昆明縣屬鄉間，極易得也。

保羅文已成經典文字。除發源時之經冊，巫師能誦誦外，鮮有用作表情達意者，多數巫師，亦不能通曉經典之文義。蠻文叢刻助編白勇雜文筆君，通曉夷漢文，情年事已高，視其今尙健在。（一九四二年九月，龍取直君晤之於畢節，其通訊處爲畢節安息會圖書室轉交）

保羅文之組織，迄今尙未能盡情暢曉。據聞在習先生之意，保羅文包括四部分。第一

部分與漢字直接有關，或取其形，或取其義。第二部分雖不與漢文相涉，而作風宛然相同。第三部分爲同音假借。第四部分雖爲數甚少，而來源不明。總之，保羅文並非拼音文，若干音字（即假借字），亦止限於同音綴相假，非以音素切合。最早碑文，今可考者，作於西紀一五三三年，當明嘉靖時代。（參看聞在習先生讀蠻文叢刻，載圖書季刊第三卷第四期）

保羅文直書旁行。

其他

其他各種西南邊民文字，或僅見諸叢籍，或得諸傳聞，或無詳述之必要，茲並列名於下。

野人文保美教士漢生夫婦所創，引用羅馬字母，凡二十有五，已連聲母韻母在內。古宗用藏文。大理民家有增損漢字而成之民家文，留有碑碣，今民家人之唱本，尙間雜一二，然普通多已不用。貴州都勻有水西仲家文，見都勻縣志。羅黑卡瓦，均有羅馬字母拼音文字，見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下卷頁一五八。此外，貴州威寧布鎮內地會傳教師黨牧師編有羅馬字拼音苗文，貴州黃坪縣有注音符號拼音苗文。廣西之僑僑，往往增損漢字，以成其獨特之文字。

本篇係就見聞所及，作一客觀綜合之敘述，並不涉及語文政策。

談談學術界的風氣

虞慕陶

八、十之夕，幾個熟朋友正作聚談。因為日來原子彈的兩次襲倭，蘇聯的對日宣戰，所以大家都以日本的行將潰滅為談天資料。各人預測日本究竟何時可能投降，見解不一。一位朋友忽然很天真的說道：「說不定我們今晚回去，路上就已有日本投降的號外了！」惹得大家都笑了起來。正談話間，外面的爆竹聲却真的陣陣傳來了，街上爭着叫賣號外，日本真的接受盟方簡招降了！我們歡喜興奮得直跳了起來！因談話無法繼續下去，一同跑到街頭，參加狂歡的行列，并至小館痛飲，唱雞頭，吃「勝利麵」。事後歸來，興奮未已，而萬感交集。這八年來，是我國人民同受極嚴重試煉與磨難的日子，可也是一切重建和重生的時機。

我感到了抗戰以後，一切得從新建立，從新創造，學術文化自亦不能例外。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尤其是近八年）學術界固然開創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產生了許多優良健康的果實，造成一些新的風氣，但不可諱言的是：却也同時產生了一些壞傾向——一部份是新的流弊，另一部份却是舊的流毒。

首先是新門閥主義的抬頭：經過了近百年的來，多少時代更替的艱苦奮鬥，在形式上科舉是被「革」掉了。什麼秀才、舉人的名銜也被「革」去了。新的時代另有着「套教育制度和選拔人才的方法，故代之而來的，則是什麼學士、碩士、博士之類。但社會上一般人，對這種「學位」的看法，並無殊於過去的人對於「功名」的觀念。近幾年來的情形是社會上既非常迷信「學位」，學術界中人尤十分重視「關閣」。於是一個人對於某一人之有無學識？以及是否有某種能力？足能否勝任某項事務？都以「他是否進過大學，或遇過國外？」以為判斷。至其極端，非到非在「某方面」不足以言學術？非到外國讀過幾年書不能做大學教授。而

不論國內大學，國外大學，又均有新牌老牌，有名無名之類的分別。於是各立門戶，壁壘對峙，嚴如鴉片門第。其實學術這種東西，却的確不是某種階層所能壟斷，某種形式所可包辦的。所以儘管有人以為「非進大學不足以言學術」，實在倒是形式上在大學裏念書乃至教書的人，有些倒實在並沒有什麼「學識」，也有些對「學術」實在連興趣也沒有。他之所以要進大學念書者，是爲了要取得此種「門第」。他之所以還在大學裏教書者，是爲了他既有足夠的「門第」，一時又無更好的「高就」，聊以作爲「職業」而已。而終身徘徊大學門外，或生於十字街頭的人，倒也有些是對於學術有着極濃厚興趣，乃至在某方面的學問修養也是相當卓越的。但因爲他並無「學位」，所以不足以言學術。儘管有人以為「非到外國讀過幾年書不能夠做大學教授」。實在倒是去外國「讀書」的人，也有的不過是聊以「渡金」，或者倒

是去跳躍而觀觀光的。近年大學風氣弄到在國
文系教書的人，也彷彿非到外國去吹吹海風，
吃吃奶油不可，簡直是次殖民地，或殖民地
地的心理之具體表現了！

第二是政治上的官僚主義傳染到學術界，
變成了學術上的官僚作風了：周谷城在其近作
「論民主政治之建立與官僚主義之肅清」一文
中對於中國官僚主義之產生及其毒害，都作了
具體而透澈的說明。他說：「今日中國之官僚
主義，論其來源，至少可以歸結到三點：一曰
舊統治勢力之完全沒落，二曰軍閥之乘機崛起
，三曰新政治系統之未能造成……」……
舊統治勢力的瓦解，給官僚主義以活躍的機
會；軍閥的抬頭，給官僚主義以延緩的機會；
新政治系統的延遲建立，給官僚主義以猖獗的
機會。時至今日，整個中國的生命，均為官僚
主義所遮蔽，而得不到陽光，吸不到空氣；甚
至為官僚主義所窒息，喘不過氣來」。又謂「
中國之官僚，則於士農工商之外別成一階級。
其結果惟有助軍閥為虐，以掠奪國家人民之利
益以肥軍閥，且藉以自肥。今日掠奪國家及人
民之利益，以肥軍閥的事情是沒有了，但是掠
奪國家及人民之利益藉以自肥的事情，則遍地
皆是。官僚肥起來，國家及人民的生命祇好萎
縮下去……」政治上的官僚主義既如此腐敗混
亂，傳染到學術界之後，則學術有如機關，校
長教授儼如官僚，門戶壁壘，異常森嚴，呼引
同派，排除異己，同派的則互標榜，自己宣傳
；異己的則加以傾軋，任意攻訐。有的且亦互
相請託，奔走於官商之間，出入於權貴之庭。

弄到學者不似學者，政客不似政客，政客不像
政客，幫閒不像幫閒。乃至招考一次學生，刊
登一篇文字，也可受到若干請託，學界一如官
場，學者或為「要人」，「要人」變成偶像，
其影響於學術文化者，是非常之惡劣的。

第三是研究的支離破碎，和立論的故意新
奇；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原，企圖箝制漢人言論
思想，使種族意識不復存在，俾使其奴役統治
。故歷代文字大獄，一般文人除了因文字被禍
，已身見戮；乃至全家族滅者外，大抵不外兩
途：一種是奴顏婢膝，低眉順眼，以事異族，
歌功頌德，進取應試，以求「功名」。另一
較有節操的，則大抵閉戶讀書，不問世事，以
「苟全性命」。於是而訓話，而考據，「樸學
」所以盛極一時。確也做了許多前人未及的工
作。但近二十年來，許多學者竟還依然「承襲
」此種學風，彷彿二十年來的新文化運動，於
他毫無影響。往往為貌似美而實同一言一字
，用了幾十萬言的大文去辯，去論，既用力多
而收效少，而學術被弄到支離破碎離開現實人
生，也就愈遠了。說到學者們的立論務求「新
奇」，原其動機，總不外「媚世趨俗」，與「
驚世駭俗」二種。「媚世趨俗」這的是「取
眾」，於是而曲解史實，牽強附會，老莊也懂
辯證法，賈島也懂。學術文化成為「迎合」的
工具，而失去「指導」的任務了。至於「驚世
駭俗」則往往是為的學者要表現他自己的那一
點兒「前人所說過的話，自己總不復述，前
人發表過的見解，也必然要以為當然。於是乃
愈說愈怪，愈辯愈詭，此所以墨子成爲印度人

，而屈原成爲弄臣也。而今天的大學生往往是
除了「聽課」，并不看書的，於是而裝滿了一
腦子的「古怪學問」。
今天我們要談到戰後中國學術風氣的重新
建立，必須要：

第一「新門閥」的觀念，「官僚化」的作
風，必須一齊澈底打破，今天是人民的世紀，
一切皆屬於廣大的人民，學術自亦不能例外，
絕非某一階層某一方式所可壟斷包辦，學術文
化必須由大學的課堂解放到廣大的人間，由少
數的「私有」，解放為多數的「公有」。不要
迷信「學位」，不要專靠大學。學者要活在大
眾中間，並須有相當自尊，要做人民的保姆，
不要做權貴的幫閒！

第二學術研究必須追求真理，探尋真實。
既不必故意「新奇」，也不必因襲陳說。要勇
於追求，不畏險阻。也要勇於認錯，不怕批評
。必須如此，方可得到學術上的「真」。學者
又必須立腳人間，面對現實。不必弄虛玄，不
要偏激辯，不要把學術弄到支離破碎，鑽入牛
角尖！

第三學術研究必須絕對自由，舉凡一切束
縛及有礙學術發展的，都須立即廢止。學術界
的所有人士都該為爭取學術的絕對自由而奮鬥
！學術界的所有人士都該一致覺醒，從新認識
學術文化的尊嚴性與獨立性，絕不使學術做政
治的奴婢，或純粹的商品。
必須要在這樣的學術風氣之中，中國學術
才會在人類文化史上，放出它的光輝，也才能
有益於人民，有助於建國。

日本投降前後重要文獻補遺

本社資料室

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一級上將何應欽，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時，在中華民國首都接受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之投降，並親交蔣委員長之第一號命令。

日軍投降書及蔣委員長命令，內容如次：

日軍投降書

一、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

二、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規定，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

三、吾等在上列區域內之全部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之將領，願率領所屬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

四、本官當立即命令所有上列第二款所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各級指揮官及其所屬部隊與所控制之部隊，向蔣委員長特派受降代表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及何應欽上將指定之各地區受降主管投降。

五、投降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立即停止敵對行動，暫留原地待命。所有武器、彈藥、裝具、器材、補給品、情報資料、地圖、文獻

、檔案及其他一切資產等，當暫時保管，所有航空器及飛行地一切設備、艦艇、船舶、車輛、碼頭、工廠、倉庫及一切建築物，以及現在上第二款所述地區內日本陸海空軍或其控制之部隊所有或所控制之軍用或民用財產，亦均保持完整，全部待繳於蔣委員長及其代表何應欽上將所指定之部隊長及政府機關代表接受。

六、上第二款所述區域內日本陸海空軍所俘聯合國戰俘及拘留之人民，立予釋放，並保護送至指定地點。

七、自此以後，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區域內之日本陸海空軍，當即服從蔣委員長之節制，並接受蔣委員長及其代表何應欽上將所頒發之命令。

八、本官對日本降書所列各款，及蔣委員長與其代表何應欽上將以後對投降日軍所頒發之命令，當立即對各級軍官及士兵轉達遵照，上第二款所屬地區之所有日本軍官佐士兵，均須負有完全履行此項命令之責。

九、投降之日本陸海空軍中，任何人員對於本降書所列各款，及蔣委員長與其代表何應欽上將嗣後所授之命令，倘有未能履行或遲延情事，各級負責官長及違犯命令者願受懲罰。

十年，公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時，簽字於中華民國南京。

代表中華民國、美利堅合眾國、大不列顛聯合王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並為對日本作戰之其他聯合國之利益，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公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時，在中華民國南京接受降書。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特派代表中國陸軍總司令陸軍一級上將。

蔣委員長致岡村之命令

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命令第一號，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

（一）根據日本帝國政府日本帝國大本營向聯合國最高統帥之降書，及聯合國最高統帥對日本帝國所下之第一號命令，茲對於中國戰區內中華民國（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除外）台灣以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之日本陸海空軍頒布本命令。

（二）貴官應對上述區域內投降之日本陸海空軍各地區司令官及其所屬部隊，發布下列命令，並保證其完全履行。

（甲）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令日本陸海空軍全部向聯合國無條件之投降

(乙)在中國境內(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除外)台灣以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所有之一切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向本委員長無條件投降。凡此投降之日本部隊，悉受本委員長之節制，其行動須受本委員長或中國陸軍總司令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之指揮，且祇能服從本委員長或何應欽上將所直接頒發或核准之命令及告諭，或日本軍官遵照本委員長或何應欽上將訓令而發之命令。

(丙)投降之日本陸海空軍即停止一切敵對行為，暫留原地，靜待命令，以所有一切武器、彈藥、裝具、器材、物資、交通、通訊及其作戰有關之工具案卷及一切屬於日本陸海空軍之資產等，予以暫時保管，不加損壞，待命繳納於本委員長或何應欽上將所指定之部隊長官或政府機關之代表。

(丁)凡在上述區域所有日軍之航空器、艦艇及船舶，除本委員長於第一號告諭中所宣示者外，其他一律恢復非動員狀態，暫留原地，不得加以損壞。船艦上飛機上有爆炸物品者，須立刻將爆炸物品移入安全庫房。

(戊)日本部隊及附屬部隊之軍官，須保證所屬嚴守紀律及秩序，且須負責嚴密監視其部下不得有傷害及騷擾人民，並劫掠或毀損有關文化之公私文物及一切公私資產。

(己)關於日方或日方控制區所拘禁之聯合國戰俘及人民，應作如下之處置：

(1)聯合國戰俘及被拘人民在本委員長或本委員長之代表何應欽上將接收以前，必須妥慎照護，並充分供給其衣食住及醫藥等。

(2)按照本委員長或本委員長之代表何應欽上將之命令，將戰俘及拘禁之平民送至安全地區，聽候接收。

(3)凡拘禁聯合國戰俘及平民之集中營或其他建築，連同其中所有器材倉庫案卷武器及彈藥，須聽候本委員長之代表何應欽上將或其指定之代表派員接收。在所派接收人員到達前，各集中營之戰俘或被拘平民應由其中之資深官長或彼等自選之代表自行管理之。

(4)凡向本委員長投降之日本陸海空軍各級司令部，在接到命令所限定之時間內，須將有關戰俘及被拘平民之詳情及地點列具完備之報告。

(辛)日軍及日軍控制區之軍政當局須保證下列各事：

(1)按照本委員長或本委員長之代表何應欽之命令，掃除一切日方所敷設之地雷水雷及其他陸海空交通之障礙物。在此項工作進行中，其安全通道應予標明。

(2)對於航行方面之一切補助工作須立刻恢復。

(3)一切陸海空交通及運輸方面之器材與設備，須保持完好。

(4)一切軍事設備及建築，包括陸海軍航空基地、防空基地、海港軍港、軍火庫及各種倉庫，永久及臨時陸上及海洋防禦工事要塞及其他設防區域，連同上述各種建築及設備之計劃與圖樣，須保持完好，並須將一切工廠工場研究所、試驗所、實驗室、試驗站、技術資料專利品計劃圖樣以及一切製造或發明，直接

間接便利作戰所用之其他物品，或與作戰有關之軍事組織所用或意欲運用之物品保持完好。

(五)凡一切武器軍火作戰器材之製造及分配，立刻停止。

(三)凡向本委員長投降而在中國台灣(含澎湖列島)及越南之日軍司令部，在接到此項命令後，須即將各該區有關下列各項之資料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提出報告。

(甲)一切陸海空及防空部隊圖表冊類，須表明其所在地及官兵之實力(含人馬械彈裝具器材等)。

(乙)一切陸海軍用及民用飛機圖表冊類，須完全報告其數量、型號、性能、駐地及狀況。

(丙)日軍及日軍控制下之一切海軍船隻，包括水面水中及其他輔助船隻，不論現役退役及在製造中者，均以圖表冊籍報告其位置及情況。

(丁)日軍控制下之商輪在一百噸以上，不論現役退役及正在建造之中，或過去屬於任何聯合國而目前在日方手中者，均須列舉圖表冊籍，說明其位置及情形。

(戊)詳具詳細及完備之報告，連向地圖標明佈有地雷及其他海陸空交通障礙之地點，同時須指定安全通道之所在。

(己)凡一切日本方面所管理或直接間接利用之工廠、修理廠、研究機關、實驗室、試驗站、技術資料專利設計圖樣，及一切軍用，或間接欲為軍用之一切發明設計圖樣、生產品及武器生產而行之設施，其地點及詳情皆須報

告。

(庚)凡一切軍事設施及建築包括飛機場、海軍航空基地、海港、軍火庫永久及臨時之陸上及海岸防禦工事要務及其他設防區之地位及詳情，亦須報告。

(辛)並須按照第二節已項之規定，報告一切拘禁聯合國戰俘及平民集中營，或此類建築之地點及其他有關情況。

(四)向本委員長投降各地之日軍司令部，須遵照各區受降主管之命，報告各該區日僑之姓名、住址，並收繳日僑所有之一切武器。通知全體日僑，在本委員長之代表何應欽所指定之官吏未發給佈置該項日僑命令以前，須留在此現住地或指定之地點，不得離開。

(五)日軍及日軍控制下之一切軍政官員，須協助本委員長之代表何應欽上將所指定之軍隊，收復台灣(含澎湖列島)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及中華民國境內各日本軍佔領區。

(六)本命令所規定之各項，及本委員長之代表何應欽上將所發布之命令，日軍及日軍控制下之一切文武官員及人民須立刻敬謹服從。對於本命令或此後之命令所規定之各項，倘有遲延或不遵施行，或經本委員長或何應欽上將認為有妨礙軍事情事，將立刻嚴懲懲犯者及其負責之軍官司令。

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陸軍大將岡村寧次，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

傳達法：由中國陸軍總司令一級上將何應欽面交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陸軍大將岡村寧次。

星 空

王 視

晴朗的日子，能使人心曠神怡。陰沈的日子，會使人苦悶窒息。但過慣了陰沈的日子，偶遇到了晴朗的天空，連狗都吠起太陽來了，真是怪事！

在初寒感著的時光裏，一切的抵抗力都忍受，同樣的都有相當的代價。

三

天下的人都壞，只有你一個人是好，固然是最好的事，但如果果以超人的看法來解釋，那又是最壞不過的事了。

四

計劃是一件了不得的整體。要是一個計劃落在陰謀家的手裏，它的功罪之比，是一萬千百萬倍之比；倘落在真民主的場合裏，它的功罪則又是千萬倍與一之比。

五

人們都是奴隸，甚至於都是奴隸的奴隸，問題只是在作什麼的奴隸或作誰的奴隸，其間有程度差別的不同而已。

六

頑強在反抗一切黑暗勢力和揮霍固執的情形下，不是一種壞的現象；要是離開大眾，一意孤行，甚至只有自己的一切高出一切的頑強，那簡直是最壞不過的事。

七

以如何如何漫罵或對罵的人，自己總以為自己是比較神氣而且站得住腳得多。要是他把罵人的話帶回去在更深夜靜的時候反省一下，他也會啞然失笑道：唉！這還是忘記我自己了。

八

敢說敢做，說到做到的實踐工夫，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有許多入許多事却是理論談得天花亂墜，而與事實則相差十萬八千里，甚至連事實的邊際也沒有粘到，真是言之容易做來難了。

九

除了白癡以外，每人都有個自我打劫。但是若了一迷心的人，連自我打劫也沒有了。問題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是個什麼和要做些什麼。

十

人生是現實的嗎？為什麼磨磨蹭蹭，生事安樂的糊塗中，還是有苦痛？我想這其中一定還有另外一個因素，當他偶爾聰明起來的時候，他總會編起層層說：哦！我的「人生」呢？

十一

人生這問題，可難說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許多人的腦子，許多國的文字，都在替這個問題服務，但結果還是沒有解決了這糊塗。這大概是公、私、大我、小我這些對頭造下來的孽障，要是祇有一邊，這問題豈不就簡單了麼？

短篇小說

借傘

丁

我那年租五居的蘭姊住在一處，房子狹小，樓上兩間寢室，樓下一邊客廳，一邊書室，兩姊妹住正恰好處。我們選擇這房子的更大理由，是既近我的辦公處，同時距離蘭姊的學校也不很遠。

沒了父母的年少兒女或姊弟們的感懷特別親學。弟兄會打架，姊妹會吵嘴，兒姊妹弟們在一處，却雙方都溫柔而相互體貼。異性是調和的，你相信嗎？

近來蘭姊似乎爲了我的婚事，心事特別沉重起來，在她想，這孩子到了應該追求女性的年齡，却老坐在家裏一些沒有動靜，實是覺得可以！她於是開口問我：「弟弟，你什麼樣的女子？」

我一些不躊躇的答：「喜歡姊姊。」

「胡說！『優仔』。蘭姊的臉起了紅暈。從此蘭姊時常喚我爲優仔。對人說話，也把優仔當作我的代表稱謂。其實我說喜歡姊姊，却是由衷之言。我覺得蘭姊長得很美，性格忠直而溫柔，除了英文在課後才開始補習，別的學問都比一般女孩子強，她平時所看的牡丹亭傳奇，柏格森哲學，在我那時的程度，碰都不碰。

因此我把蘭姊當做標準的女性，自然一方

面是我根本沒有出去和異性交際的原故。偶然蘭姊有些同學到我們家裏來玩，在我看，比起蘭姊的姿態神韻，都相去很遠。

蘭姊也會把這些同學介紹和我相識，她們走後，一一問我，有沒有喜歡的。我只是搖頭。

歌德說：「那個青年男子不愛種情？」難道我會例外嗎？優雖優，決不至優得和木頭一般。我以爲異性之相吸引，全在對方的「美」。所謂「美」者：第一，要有美麗的面龐，嫵媚的儀態；第二，要有明慧的心致，溫柔的性情；第三，……說下去，太囉嗦。總之，我那時所接觸的，都是女人一個而已，絕不能刺戟我的美感。蘭姊說我爲「優仔」，怎知我有「有情無所鐘」之苦呢？

春天是這樣寂寞地渡過了！秋天也是這樣寂寞地度過了。

似乎在二三天，南方的氣候，溫暖得使你忘記了節令。時間是午後四點鐘模樣，忽然雲陰四合，吹起一陣瀾瀾的海風，疏疏落落下起雨來，我正懸念，蘭姊出門，沒有攜帶雨具，驀地叩門的鐵環急促地響著，女僕剛出去買菜，家裏只有我一人，便自己出來開門。

「誰？」

「我。」一個陌生的女子聲音。門開處，是個從未見過的女孩子，年約十七八歲，穿一套淺青色柳條的白綢衫袴，雲髮微鬆，襯著一張雪白的鵝蛋臉兒，肌膚雪潔，眉目如畫，身材微帶嬌怯，愕然注視我問：「這裏姓丁？」

「是的。」我答。

「丁蘭在家嗎？」

「出去了。」

她扭扭欲退，愁然望著滿天的雨線。我告訴她：「丁蘭是我的姐姐。」

「哦！原來是丁蘭的令弟，我和丁蘭是同學。」她微笑。

「請進去坐坐嗎？」

「好，忽然下起雨來。」

「是的，忽然下起雨來。」

她隨我走進客廳，談起來，才知道她姓那。清姓，使我喫了一驚。曾記有一次我笑稱蘭姊，應該是她們校中的皇后。蘭姊不承認，說校中公推出來的皇后是鄧少如，難道這就是鄧少如嗎？這粉裝玉琢的人，在眼前雪亮，不曉校后之稱。大致就是這人！

我想得有些發呆，平時已經不會說話的人，一發呆，更覺無話可說。

「丁蘭幾時出去的？」

「大半天了。」

「到那裏去？」

「不知道。」

「甚麼時候纔回來呢？」

「不知道。」

這樣沉悶的答話，使這遲雨的客人不無難堪。二次雨次的「不知道」，簡直帶著催客意味。我窘得紅著臉兒，覺得向一個初面的異性多找話頭，太失自尊；太沒話頭，又冷落了客人。正自兩難，她說：「這裏有傘嗎？」

「有的。」

「我想借用，明天奉還。」

「好的。」

我便進去取了一把雨傘給她。她揮開試了一試，笑說：「謝謝你，我明天還給丁蘭。」

我忙著去開門，她自然只好立即跟隨我出來，到門口，我說：「再坐坐嗎？」

「不！謝謝你。請你等丁蘭回來告訴她，姓郭的借了傘去，明天還給她。」

「不要緊。」

我糊裏糊塗的說了這一句，砰然把門關上，舒了一口肚子局促氣。

這女孩子的態度很自然，我爲其局促，自己也算名其妙。

雨，滴滴瀝瀝地一直下到黃昏，蘭姊坐了一輛黃包車趕回家來。

在晚飯時候，我告訴蘭姊，今天看見了她們的校后郭少如。

她驚異地問：「真的嗎？」

我把借傘的經過說了：「她說姓郭，大概就是這人了。還有別人姓郭的嗎？」

「校中姓郭的就只是她一人，再依據你所說的容貌態度，無疑的是少如。她從來不會來找我的，怎麼今天……」蘭姊生性多疑，有時聯想力會過份的豐富。

「那是爲了下雨，偶然經過這裏。」我帶著解釋的語調說。

晚飯後，蘭姊在鏡下談些關於少如的話：「她是遺腹女，母親還年青。家世是廣州西關的富室，因爲太有錢了，母親打牌，看戲，不顧家務。少如性情頗很溫柔可愛，可惜家教不

嚴，嬌縱慣了，每天上學，都是汽車接送，養或一位不折不扣的嬌怯怯的小姐。三天兩天託病不上學，功課的成績很壞。」

我心裏替這少女惋惜，蘭姊笑問：「你發覺她美嗎？」

「是的，文靜的很。」我答。

「可是，這樣的女子，不適合於我們這樣的家庭。」

我給她說得羞愧，心中却老大不以爲然。人家的家庭好不好是人家的事，既並沒有和我們攀親，我們扯不上這類批評人家的話。

次日，蘭姊並沒把借去的傘拿回來，她說：「少如病了，也許冒雨回去著了涼。」一位嬌怯多愁多病的小姐。

過了幾天，蘭姊回家時的顏色有些異樣，突然說：「弟弟，你瞧少如怎樣？」

我照樣答：「文靜的很。」

「你喜歡她嗎？」

我雖然說：「我沒有想到這問題。」真的，我一些不撒謊，少如固然很美，但美是她的

美，於我何干？我們不能因爲看見了一個美的人，便發願要愛這個人。愛是要相互間自然發動的。你愛她，她愛不愛你呢？她不愛你，你單戀地愛她，豈不是自討苦喫。或許正因爲少如太美，我相信鏡上，不敢愛他，不願愛她。

總之，我雖然沒有想到愛這個人！

蘭姊笑說：「你沒有想到這問題，她想到你了。她愛上了你，她說要嫁你呢。」

我疑惑蘭姊在取笑我，臉更紅了。

蘭姊正色說：「今天她母親請我到她家裏

去。第一句話，便問起你訂了婚沒有。我說，年紀還小，不曾提過婚事。她母親高興的很，直說少如愛上你，問我的意思怎樣，我說這是婚姻大事，連做姐姐的都不能作主，須得本人同意。我如今回來問你，你對少如怎樣？」

單刀直入，是蘭姊說話的特有風格，可是把我窘住了。

我不能否認少如的美。蘭姊曾說過許多青年都爲了這校后顛倒，情書是雪片似的堆積著；學校和住宅門前，常有人輪班站立伺候；但是據說少如連正眼也不看。她的真潔是尊嚴的。如果說，這是驕傲，我也同情這少女的驕傲。一個少女的青春有眼，在她最美麗的青春期更是短促的可憐。這時不驕傲，更待何時？然而她對我，竟一些沒有驕傲。是這橫委屈，這樣邊就：在我的自我估計，值不得地向我軒

律降貴。我只是一個傻子，一個無才無貌的極平庸的男子。可是她匆匆一面，竟愛上我了。

我不能不感激她的至情，我疑惑這是一個美麗的夢。

蘭姊迫著我問。

我茫然說：「我不知道她爲什麼愛我？」

蘭姊笑說：「她說你借傘給她時，心事十分細膩。」

我含羞說：「沒有的話。」

蘭姊越發得意地調笑說：「弟弟原長得很英俊，她更愛慕你的文才。」

我羞得抬不起頭來，恨不得撕了蘭姊的嘴

。

蘭姊再三迫我表示對少如的態度，我嘴啼

說：「姐姐以爲怎樣使怎樣，我沒有意見。」

姐姐鄭重地說：「少如是忠厚人，雖則讀書嬌懶了，這是富家小姐的常態。不過我不贊成他的家庭，在這樣家庭裏成長的小姐，喫慣穿慣舒服慣，決不會到我們這樣的家庭裏來耐勞喫苦，勤儉持家。我看你們不是配偶！」

劉姊這幾句話，把我和少如離合的運命判定了。本來我對少如只是感激，並無戀愛的心情。我無抗辯地尊重着劉姊的意思。以後一直沒有見過少如的面。

到我結婚後的幾年，打聽少如的消息，據說離校家居，依然是孑然獨處。
「爲了我嗎？」我不敢這樣想。
每到天氣陰鬱，風斜雨細的時候，我心裏總十分沉重。這幕借傘的故事不絕在心上重覆反映了若干次。

本社重要啓事

本期因省府改組市郊戒嚴交通梗阻影響工作致延期出版無任歉仄嗣後改爲每月一號及十六號刊行特此聲明

養齋隨筆

記陳逆公博

最近就擒之僑主席陳逆公博，粵人，貌白皙，少慧黠，家貧，好與富家子弟游，始入育才學校習法政，繼入廣州法政專門學校，弱冠，操筆政，筆名芳雨，擅著言情小說，頗飲時譽，嘗主編香港星洲雜誌，其作風則上海之趨好六派也，香港名記者潘崇嘯，其器之，延撰長篇連載，月稿稿費港幣二十元，陳恃爲膏火資，負笈北大，治哲學，民九，隨陳獨秀南歸，時陳炯明主粵政，委爲省署參議，兼主筆報筆政，介紹馬克思學說，雖然露頭角，旋與陳秋霖陳季木輩，在港編新聞報，擁陳（炯明）反孫（中山）甚力，汪精衛挾重金收買之，遂歸入國民黨之汪派，論調突變，同業譏爲報變，其無恥善變始於此，既依汪，由省委而中委，廳長而部長，官運亨亨，附逆後，汪更倚爲左右手，重要機密，咸經策畫，維親信如周佛海，褚民誼，不足與競也。陳於新舊學，所入均不深，嘗過，而實皆不通，年來仰日人鼻息，沐猴而冠，爲詩多半竊，余內姪李適真，近得背誦其玄武湖二絕，詩粗雅不足道，紀之，以見獲奸之神明內疚，固有無窮之隱恫也。

陳炯明輓孫總理聯

陳炯明，字競存，（粵之惠州人，清末生員，鼎革後，以民黨議員，主可輓軍政，力持禁賭，時論多之，稱爲「可」議員，陳爲人廉潔，不好酒色，終歲大布之衣，晏如也，民九，粵軍還粵，以首功，兼任粵軍總司令，粵省長，陸軍總長諸要職，身佩六印，黨人嫉之者，播謠言，謂陳與孫志，陳又好用鄉人，一時有客家會館之譏，孫陳間之裂痕，此其由來。迨葉舉砲擊總理府，於上成定讞，民記十四，余以事與陳相晤汕頭，見其鬚髮蓬鬆，顏紋深皺，善憂患深矣，對余尙絮絮訴冤讐，總理既薨，海內外輓葬山積，余獨賞陳聯，詞意突兀，不亢不卑，非陳親軍，不能爲此聯也，聯曰：「唯英雄能活人殺人，功首罪魁，留得千秋青史在。與故交一戰再戰，私情公誼，祇餘一片赤心知。」

歡迎

惠稿

黃劍珠女士詩鈔

序

天石以文章詞賦鳴於時旅粵已久因家香港其夫人前卒道二女長女劍珠卒之年方十八歲容德清淑聰穎擅繪事初肄業學校而性喜國學愛詞章嫻詩詞因欲辭校從父學天石父一歲行一如掌珠女詩清麗多讀唐賢詩集湘穆有唐音洵巾幗之秀也字於粵東李氏未幾而天李氏迎歸葬以配禮天石喪女傷悼殊過一夕來告女死狀出其遺詩一卷曰此劍珠手寫稿也願序之以慰九原余披覽一過氣骨清俊辭藻便不類閨秀之作求之同級等歲之男生尤未一見夫有如是之天資假以歲月必有大成就乃天獨慳其年為之惋惜不已抑思劍珠生時獨好余詩數泥其父欲來見天石以事煩不果今死矣讀其詩益愴惻想其人爰序以慰天石異日遺稿付梓足以振響千古劍珠其將不死也已

庚辰孟冬江東楊雲史

題詞

一卷哀詞隔兩聽如聞清瑟怨湘靈水仙一夜騎紅鯉江上空留數點清
 絕世才華絕妙辭而翁原是父兼師珠沉空冀傳衣鉢我亦心傷不自支
 聰明絕代自天生太息紅顏未老成留與人間詩一卷直教痛悼遍公卿

楊雲史
李培天

聚與誠銀行

民國二十一年創立

服務週到 交易平

存款 放款 匯兌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昆明分行 南屏街

昆明儲蓄部 正義路

電話 二一四三三五
接轉各部

冠生園有限公司 昆明支店

雲	罐	畫	土	奶	壽	西	糖
腿	頭	盒	產	油	喜	餅	荷
臘	伙	糖	物	蛋	蛋	糕	包
味	食	果	品	糕	糕	乾	乾

◎ 附設飲食部 ◎

晨午 早午 茶晚 點粵 麵菜 食小 食食
電話二二六五 金碧路二十八號

建國導報

第一二卷 第一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發行者 建國導報社

印刷者 建興印刷局

每冊實售國幣壹百元

昆明市華山東路六十三號
昆明市西郊瓦倉莊十三號

川鹽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

一切業務

總行重慶中正路

歷史悠久 基礎穩固 利息優厚 服務週到

昆明分行南屏街

竭誠為社會服務！盡力謀顧客便利！

昆明長江實業銀行

資本叁萬萬元

財政部核准 銀行執照

業務部

存款 利息優厚 匯兌 迅速穩妥 竭誠為社會服務

放款 低利貸借 貼現 便利週轉 盡力謀顧客便利

其他一切銀行業務

行

地址：昆明市護國路三十八號

電話：二一七四

電報掛號：六〇九〇

分行

重慶分行 第一橫街市場

成都分行 善德北三街

內江分行 中正路

蘭州分行 益民路二五號

瀘州分行 姜巷子三號

儲蓄部

活期儲蓄存款 週息一分四釐 本穩利厚 存取便利

通知儲蓄存款 最高週息二分五釐 備有章程 承索即奉

存本取息儲蓄存款 最低週息三分四釐五

扶助生產！發展實業！

本刊已呈請主計機關登記
雲南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七一二號